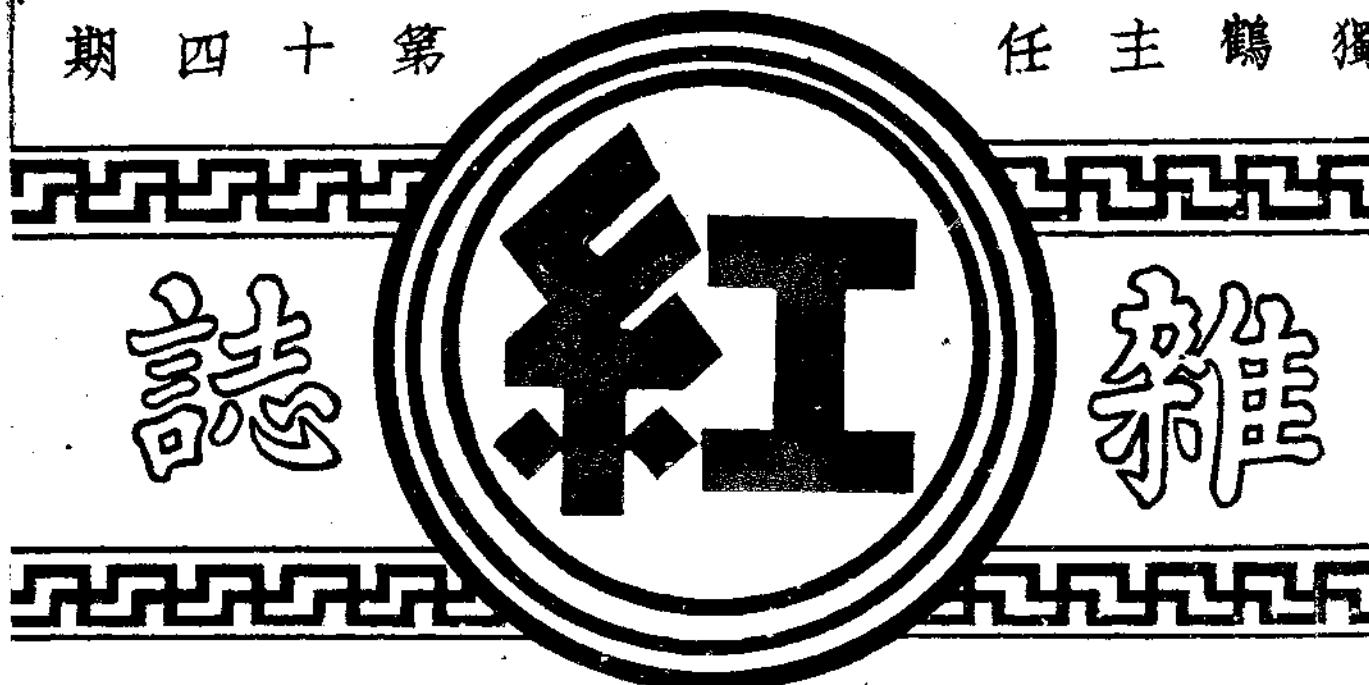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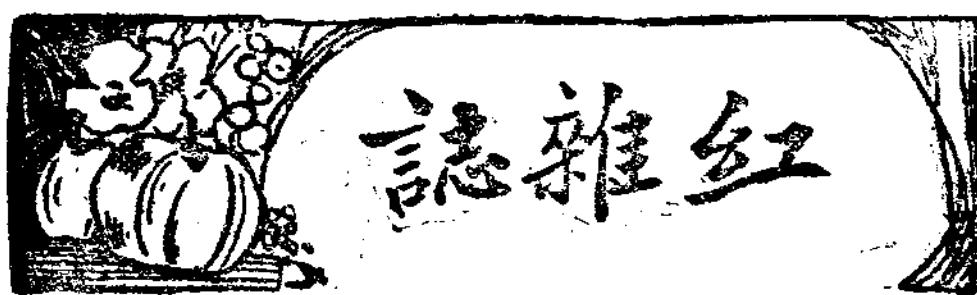
獨 鶴 主 任

第 四 十 期



THE SCARLET MAGAZINE

上 海 藝 甚 官 告 界 書 發 庫 南 行



# 第十四期目次

## 口 遊戲欄

- (紅)新開篇 ..... 許瘦蝶  
小說點將錄(續) ..... 大胆書生  
社會閒評 ..... 施濟羣  
邊疆 ..... 程瞻廬  
宦海寫真記 ..... 陳灝一  
小翠花與劉筱衡 ..... 鄭醒民  
滑稽聯語 ..... 程瞻廬  
魁星賣筆 ..... 腻鵠  
昨日今朝大不同 ..... 朱楓隱  
西廂記鼓詞 ..... 朱楓隱  
馬屁歌 ..... 仇郎  
槐祟 ..... 葉劍簫  
談鬼錄 ..... 鄭逸梅  
扶桑瑣誌(二) ..... 李鐵篷  
情場瑣話 ..... 李抱朴

## 口 短篇小說

- 孽海紅籌 ..... 馬二先生  
奇怪的失蹤(下) ..... 嚴獨鶴  
範圍 ..... 俞天慎  
六畜會話 ..... 朱楓隱  
兒女英雄(續) ..... 陸澹盦  
新歇浦潮 ..... 海上說夢人

## 口 長篇小說

- 第十四回 出主見癡婢饒舌  
做生意窮鑽寒心

(紅)新開篇 瘦蝶



六月荷花透水紅。紅窗面面受涼。

風紅閨少婦無聊賴。倚徧紅欄態度慵。

看那一抹斜陽紅似血。

紅燈早又上簾櫳。紅粧洗淨多丰韻。

玫瑰紅燒飲一鍾。綠意紅情。

在京奉鐵路由天津至北京一段頭二等車中乘客擁擠得不堪。有位口操南音年約三十多歲瘦長身材斯文模樣的旅客上了車。左顧右盼的往來尋覓竟無容身之地。有許多攜帶許多皮包的外國人和許多着軍服拖刀帶槍的軍人們雖然都佔了不少的空位。但他却不敢向前去商量躊躇了好一會兒纔于二等室盡頭處看見有兩個人夾着一個小皮包坐着於是低聲下氣和那兩個人商量那兩個人答應了把皮包移在座位下讓出一尺來的空當他纔坐下他向那兩個人請教姓名一個年約五十多歲依微有幾根鬍



京華秘  
卷之一 莽海紅書

馬二先生

在東北奉鐵路由天津至北京一段頭二等車中乘客擁擠得不堪。有位口操南音年約三十多歲瘦長身材斯文模樣的旅客上了車。左顧右盼的往來尋覓竟無容身之地。有許多攜帶許多皮包的外國人和許多着軍服拖刀帶槍的軍人們雖然都佔了不少的空位。但他却不敢向前去商量躊躇了好一會兒纔于二等室盡頭處看見有兩個人夾着一個小皮包坐着於是低聲下氣和那兩個人商量那兩個人答應了把皮包移在座位下讓出一尺來的空當他纔坐下他向那兩個人請教姓名一個年約五十多歲依微有幾根鬍

紅新開篇

孽海紅籌

二

吹到紅闌香氣濃。小品文章紅間。  
綠紅腔一曲妙歌終。好比千紅。  
萬紫把芳菲鬥。更有那歇浦新潮。  
向紅海衝。錦繡篇篇記紅豆。又似紅霞絢彩滿晴空。多嬌是凝思。  
獨坐紅皮椅。陡覺得淡水紅衫熱。  
氣烘蠟燭翦殘紅一寸。試取那紅瓢瓜片下喉嚨。便把絳紅羅帳。  
輕鈎起枕倚紅蕤入夢中。紅哆櫻唇嬌欲語。紅酥粉靨淡疑融。  
閒情未許紅綃寫。紅屋香烟未啓。  
封醒來時朝旭已升紅。

子說是姓王字丹庭一個年約二十多歲紫腔臉皮高大身材說是李福彪當下王李二人也轉向他請教他說『敝姓陳艸字守敬』這時候那車早已電掣風馳的離去天津站了他們三人却因同坐的關係互相談論起來

陳守敬說『怎麼今天車中這樣擁擠啊』王丹庭和李福彪都笑了同說『這條路上那一天不是如此』王丹庭又說『陳先生大概是不常走這條路罷』守敬祇得據實說『不會走過這是頭一次』丹庭說『聽陳先生的口音大概是從南邊來的為什麼不坐津浦通車呢豈不直捷舒服』守敬說『聽說軍用半價票通車上不能通用』丹庭說『啊這就怪不得了閣下恭喜在那一個機關』陳守敬聽了不大懂福彪從旁解釋說『問閣下在那一個衙門當差事』守敬忙說『沒有什麼差事是探望朋友的』他又轉問

## 小說點將錄（續）

王李二人丹庭說『是在國務院』李福彪掏出一張名片來上面刊着三四行官銜最要緊的就軍警督察處稽查員守敬看了不勝欽敬之至。

### • 大胆書生 •

翻江蜃童威 嚴天伴

贊曰 江水奔騰翻新立 異蜃樓  
海市中有奇氣（天伴擅英文於所作小說外，譯有西笑瀛談之屬頗多，殊有蜃樓海市之觀。）

出洞蛟童猛 嚴謗聲

贊曰 衆人皆濁一土謗謗久蟄  
思啓騰蛟起陸（謗聲曩居浙來）

看看七點鐘過了快要到北京了丹庭問守敬『閣下寓在什地方』守敬說『尚未定左不過是暫歇在客棧罷了』福彪說『既這樣不得碰一碰罷了』

滬後乃聲譽鵠起，殆不啻蛟之出洞也。」

小溫侯呂方 陳小蝶

贊曰：馳名無敵，勇冠其儔，良弓良冶，克紹箕錫以嘉號。小溫侯

樣不如。一同到金台館去罷。我正要送一個朋友到那裏去呢。」守敬應了過了一刻到了北京了。丹庭自回家去。守敬却與福彪同行。福彪却另從頭等車中接了一位女眷。一齊都到了金台館。福彪把那女眷送到五十二號一間大房間裏。守敬自己却開了三十六號是一個小房間住了。

(小蝶蓋無敵牌牙粉之小主人也。淵源家學頗有父風。號曰小溫侯。則老蝶爲溫侯矣。不識擅轅門射戟之技否。)

次晨在南長街一所極闊大的宅門裏先後來。了兩位客。第一位先來的是一位男客坐的人力車口操南音向門房裏掏出一張名片來。那門房的門政大爺並不起身接過名片一看見只是三個字。

賽仁貴郭盛 沈禹鐘

陳守敬

贊曰：身手好胆氣豪。將軍年少。努力立功勞。

便說：「大人還沒有起來呢？」守敬陪笑說：「我是從杭州來的。」門政說：「不管從那裏來。大人沒起來。總不能上去回。」傍邊牀上

## 社會閒評

濟羣

### 大出喪之種種

上海自從盛杏蓀大出喪一番熱鬧之後，風氣為之一變，頓然成了個出喪世界。這兩年來，差不多常常可以有大出喪看見。上海人的眼福真真不淺啊。

我看了多次大出喪之後，仔細把有大出喪資格的人物研究一下，確可分做四種。

還躺着一個僕人也幫腔道：『你這人太囉嗦了，去去下半天再來。』守敬忍氣吞聲問：『下半天什麼時候呢？』門政說：『總得四五點鐘。』正說着，第二位客來了，坐的是一部馬車到了門口，小馬夫便先下來向門房裏招呼說：『是一位女客要見這裏大人。』門政便忙出來，守敬也覺得奇怪，便跟了出來，只車窗內端坐一位女客，盛妝豐鬢，聽見有人出來，那女客臉掉過來，正和守敬在車窗內打了一個照面，分明便是與他同車來同住金台館的那位女眷。那門政也向女客回說：『大人還沒起來，您住在那裏，回頭大人起來，好給您打電話去。』女客笑着點點頭，又命小馬夫從車中拿下大簍小罐，還有紙包幾件東西交與門政，說：『這是我帶的一點土儀。』守敬不便久看，匆匆的走了，心中却狐疑道：『這位女眷好生作怪，既然也來探望他，必然是親戚了，却為何不見太太，祇說見大人呢？』這

第一種是民國偉人。同現任的長官。第二種是富商巨賈。而新鮮財東尤其歡喜出風頭。第三種是前清遺老。第四種却是幫匪頭目。就是俗名叫做老頭子的。

我想第一種他們都挾着豐功偉績。極應該生榮死哀。大大的排場一番。給國民做做榜樣。第二種他們有的是七錢三子孫。念他掙來時的辛苦。臨末來一個也不能帶去。于是在他面上化費。化費一則散散福。爲死者積功德。二則擺擺闊氣。使人家羨慕。

晚李福彪又到金台館來了。並且到守敬房中來。周旋守敬觸起晨間之事。便告訴他在南長街李宅與那位女眷相遇的情事。又問那女眷是何人。是不是李總裁的親戚。福彪呵呵大笑說：「他們親戚却是親戚。並且很近的親戚。你既然前去。自然也和李總裁有些淵源了。我且給你引進。引進他這位親戚。」說着。拖了守敬就走到了那女眷的房內。正值那婦人梳頭。福彪向守敬說：「他是李總裁貼肉的親戚。你祇稱他爲四小姐就是了。」又對那婦人說：「這位陳老爺也是李總裁的朋友。都不是外人。」那位四小姐一面笑罵說：「瞎格貼肉的親戚。介倪倒勿懂阿。要瞎三話四！」一面又請守敬坐。又叫茶房泡茶。又取香烟捲。奉客守敬瞧了這副神情。纔有些明白了。知道四小姐絕不是什麼李總裁的親戚。從這一天起。守敬又一連住了兩個禮拜。每日唯一的要緊事便是。

羨慕爲生者爭面子倒也未可厚非。第三種他們在前清時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去刮地皮刮來的錢財除給姨太太貼拆白黨同子孫嫖賭之外尚有餘力嘸了氣不妨也鬧鬧闊綽而已。

把前清的銜牌同皇太后賜的福字哩壽字哩一件件搬出來顯顯過時威風也還不能說他不是只是第四種他們身爲幫匪原干法紀何以竟然也配大出其轍呢真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了。

然而近來老頭子爲他老娘或是爲

到李總裁家去請謁但是從未見過一面祇在第二次得了門政一句口頭傳話叫他住幾天等着並且問他住在什麼地方守敬因此便不敢不等且又添了不少的勇氣但此後雖然每日去一趟却再也沒有下文了祇不過照例留下一張名片坐在客室中候若干時而已。

這一天下午約有兩點鐘光景守敬正在四小姐房裏閑談因爲他們自經福彪介紹之後便彼此時常往來守敬客中無聊也樂得一個閑談的朋友慰慰寂寞忽見茶房帶進一個僕人來說是南長街李宅來的那僕人從懷中取一封信來四小姐就請守敬代拆他祇見信封上寫着

金臺館五十二號

四小姐  
收啓  
李緘

孽海紅籌

七

社會閒評

他妻子大出其喪的竟然數見不鮮。官廳不但不干涉反派了幾名蒙僕人。着虎皮的爪牙也雜在出喪隊裏。大兜圈子大約這中間必有特別的原。因罷我倒要請知道此中原委的。生們指教指教哩。

還還經

瞻廬

展開一卷還還經朗宣佛號要虔誠。善男善女記在心還還還過光陰。有人誦我還還經永遠不會遇災星。

拆開看時并無信箋祇有一張一千元的支票遞與四小姐看了那僕人說「我們大人說請四小姐權行收下用着」四小姐冷笑說「你們大人也太瞧不起人了我難道就缺少這一千塊錢嗎你帶回去罷」那僕人兀自不肯四小姐正言厲色的說「我一會兒就到你們宅裏去自有辦法你祇管帶回去」說着又掏出一張五元的鈔票來給那僕人說「大遠的拿去坐車罷」那僕人推却再三方打千謝了將支票收回鈔票也揣起去了四小姐嘴裏咕嚕道「虧俚拿得出喰掇這樣便宜的事」守敬也不便多問當晚六點鐘守敬知道四小姐是到李宅吃晚飯去了他想「如此總裁必然在家何不去碰一碰呢或能見一面也未可知若祇管這樣耗下去我的旅費可要耗乾了」

李總裁自從僕人回來把四小姐退却支票不收的話回明了籌思。

無人誦我邇。邇經眼前便是地獄門。  
有人誦我邇。邇經一家男女盡超昇。

無人誦我邇。邇經吃得苦頭海樣深。  
第一終身莫洗澡。管他臭汗溼淋淋。  
第二莫把衣裳洗。管他油膩亮晶晶。  
第三莫把牙齒洗。管他積垢兩三分。  
第四莫把頭髮理。管他像個柳樹精。  
馬桶蓋上放茶碗。夜壺箱裏安點心。

白疕富做芝蔴吃。脚汗當做香水聞。  
擦手便用裹腳布。盛飯便用狗食盆。  
越是邇。邇越有福。大富大貴總該應。  
倘然處處要清潔。難免餓斷脊梁筋。

祇有約人打牌抽頭相贈之一法較爲妥當恰巧四小姐來了便將此意說明又立刻命僕人請王總長陸總理常總理來這幾位都是與李總裁常在一起打牌的同志不多時常王二位已到惟有陸宅電話說是到天津去了李總裁見已成三缺一的局面十分不悅又不能中止忙命再問馬總裁高司長隨便那一位在宅內請他立刻過來僕人答應去了不多時回說「高宅電話說司長到天津去了」馬宅電話說到湯山去了李總裁這一急可真沒法了正在進退不能的時候忽然門政又拿上一張名片來看時却是

陳守敬

他立刻有了辦法了便命先請到對面一間小書房裏坐一面向常王二人說「我會一會他請等一等一定可以成局」果然不多一刻便帶着一位生客進來向常王二人介紹說「這是我的同鄉老

試看世上當權者那個不是邊邊人。仗着邊邊做巡閱靠着邊邊做督軍。

世交陳守敬常王二人祇都路領領首裏間房內早有僕人把牌桌椅几烟茶籌碼等安排停妥。

入局之後守敬見籌碼三擋是牙製圓式分紅黃白三色以紅爲大白最小因問『這底是多少』李總裁說『你不必問祇管打就是了』守敬却想道『這裏的牌必不小大約總是每底一百元但除卻邊邊沒別法邊邊便是救世經他有言在先便是我輸了些量也不打緊』因此膽便放大了。

清早起身念一偈千災百害不相侵善男善女念聲佛快把狗屎當香焚南無慶糞王菩薩邊邊煞南無骯髒

四圈畢扳莊吃飯守敬並未輸飯畢入座守敬忽然和了一副兩抬結局一算却贏七個紅籌十幾個白籌守敬想在此未便露出寒酸相來橫豎是贏的便說『贏的有限給管家們分分罷』李總裁說

『太多了把白籌給他們罷』說着掏出一本支票簿扯下一張簽了幾個字遞與守敬收了看看頭錢倒也有十幾個紅籌李總裁也簽了一張支票給了四小姐四小姐却不再客氣也收了。

龍觀王菩薩邊邊煞(三稱)

## 宦海寫真記

陳澧一

宦海寫真記

陳澧一

### (三) 康南海之游聖湖

康南海夙慕西湖名勝，以重金買得丁家山一隅之地，建築別墅於其間。極清幽之致，歲必數至，流連忘返。戊午之秋，偕詩人陳石遺游。一日薄暮，尙泛舟湖心，既登岸，巡警舉鎗致敬。追隨其後，石遺顧南海而笑曰：「此一對，警士是非官廳爲公而設，專事保金台館。」衛者耶？南海曰：「然，且笑曰：吾人閒散。」四小姐在這一晚上收拾東西，守敬見了，問：「爲什麼急急的走呢？」

次早，守敬一想，正怕旅費不夠用，便取出贏的那張支票，見是交通銀行的，祇是數目都是外國字，不知道究竟有多少，大概七個紅籌或是七十元了。好在交通銀行也在西河沿距離不遠，便走了去，兌到了銀行行員接過他的那一張支票，看了又看，問道：「要鈔票，還是要現洋？」他說：「現洋罷。」那行員又問道：「你有車嗎？」他不耐說：「你管我有車無車做什麼？」那行員笑說：「誰管你祇是沒有車？」七千元的現洋，你一個人拿得動嗎？」他此時嚇了一跳，不曉得怎樣回答，忽然想起七個籌碼，竟有這許多錢，因急改口說：「我住在金臺館打算你們行中派人給我送過去。」那行員說：「也可以，祇是送去的車力須你付。」守敬答應了，果然叫了一乘驃車，纔把七千元給他送到金臺館。

之身百事都不過問。奚危險之足懼。彼輩未免多此一舉耳。余聞之忍俊不禁。蓋巡警二人乃警廳特派以護衛楊泗州者。泗州將於是處登岸。

特預爲之備。而舟行甚緩。南海之舟先至。巡警睹一氣宇軒昂之老者。以爲必泗州誰不知。乃南海也。石遺之間。而南海竟居之。不疑俄頃。泗州舍舟登岸。步行入山莊。予畢所聞。以陳泗州笑曰。警察豈爲我輩而設。余亦笑曰。微公之位。崇望重警廳長。且不光顧。遑論派警卒保護質言之。警卒。

次日金台館門內壁間所懸的旅客牌上第五十二號。四小姐和第三十六號陳守敬君都揩去不見了。

著者說這是中華民國十年秋間。喧傳南北的一件新聞。並且是很確的事實。



## 奇怪的失蹤(下)

嚴獨鶴

乃爲護衛閻人而設非爲保安閻閻而設也泗州與座客俱莞爾

睇嚮齋主曰十年以還巨公之營華屋於西子湖上者指不勝屈每一閻客至當局莫不爲充分之酬酢巡警幾疲於奔命而人人皆樂爲之此無他受者於臨去時往往出多金以賞其勞故若輩興味不淺也

(四) 宋案餘聞

宋漁父之死已十越寒暑矣其死也國人都能道之尤未能忘之刺漁父於滬甯車驛者曰武士英體質素壯

警長從第二天起就眼睜睜地盼着老偵探的報告但是一連兩日外交總長的限期已過老偵探不但沒有報告到來連人都不見一面警長十分詫異忙命人到他家裏去詢問却說老偵探已有兩天不回家也不知到什麼地方去了警長聽了格外驚疑但想老偵探素來辦案心靈手敏決不會有什麼失誤大約他正在秘密進行中還沒有得到什麼頭緒所以連警署中也沒有報告祇好再等一兩天再說誰知又等了一天依舊杳無音訊警長真是異常着急却又無法可施那天晚上正獨坐在辦公室中望着那盞電燈發呆忽然門帘一掀闖進一個人來警長定睛一看便喊起來道老偵探你怎麼今天纔來豈不救人急死你所辦的案怎麼樣了何以毫無消息老偵探道我正有很緊要狠秘密的情形要來報告警長如今先提要告訴警長一句話是那失蹤的周秘書已安然無恙的回來了但

健而倉卒斃於獄中聞者罔不懷疑。至此疑終莫能解余聞某君言此案發端係應桂馨以黃克強及漁父二人肖像私授士英鄭重語之曰并擊死者受上賞擊斃其一者受中賞並擊不中無賞且應予相當之懲罰士英唯唯而肖像上姓名顛倒桂馨知之而未改易其意以爲二人終莫逃一死雖指鹿爲馬李戴張冠初無若何之關係也士英於未動手之先舉其瘤惡之目注視二人之相決定前者之克<sup>中</sup>應先下手及一發而中再

是我這老偵探却又幾乎失蹤哩警長驚道此話怎講老偵探道警長休要性急待我慢慢地講來這件案情實在非常離奇我做了幾十年的偵探惟有這一回要算得是大失敗真所謂三十年老娘倒繡嬰兒了但是我雖然失敗至於我最初對於此案的揣測到底十得其九還可引以自豪警長忙道你快說案情罷不要這樣大寬轉兒的發空議論了老偵探道我那夜和警長分別的時候不是說要從小桃紅家入手偵察麼恰好我有個狠知己的朋友也是小桃紅家的熟客我第二天便把這意思告訴他教他當天晚上就在小桃紅家擺酒請客並且故意奉我爲特客在席上揚言我是某省巡閱使的代表這回進京來是有極重大的任務我也故意擺出狠闊的樣子來叫了有一打多局我那朋友又特地將小桃紅介紹給我叫了一個本堂局並且代我大吹其牛那些陪客有的和我不認得便

施莫及墮地者漁父非克強也翌朝就縛告密者桂馨也欲立鳩之以滅口克強不可陳其美且憤而擊几曰誰欲謀斃士英者先殺誰意指桂馨而桂馨遁其時督蘇者蜀人程德全驚惶失措至長揖黃陳曰我辦不了教我常去走動這原不過是一種套話我却欣然答應說明天准來我辦不了桂馨既遁猶密告趙秉鈞秉鈞物色龍某南下以術置士英於死地而許龍以重賞士英死龍興益豪將北返受賞其友戒之曰子胡昏憒乃爾子亦知去後必爲士英之續乎龍知指躊躇不敢前然以巨功告

莫名其妙也有幾個和我熟識的知道內容便也幫着主人大吹特吹一時鬧得天花亂墜果然將滿妓院中人都引起注意登時顯出一種特別拍馬的神情來那小桃紅對於我格外獻媚坐在旁邊笑語溫存十分親熱我也樂得虛與委蛇想借此可以入門再慢慢地施展我的手段來偵察一切當夜席散小桃紅便悄悄對我說到了明天傍晚我竟獨自一人到他家去開盤子小桃紅接着招待得異常殷勤我便做出一種瘋生的模樣說要在他那裏擺酒院中人聽了自然格外歡迎我正要叫他們拿筆硯過來寫條子請客小桃紅忽然走過來在我耳邊輕輕地說了一句道我有一句話要和你講請你隨我來說時流波送媚令人心蕩我這時候也猜不出他是何用意姑且立起來跟着他走從他的後房出去又穿過院子纔

成不甘放棄。有爲之獻計者曰：盍不覓一外國人偕往？亦是一法。龍領首果得一英人，某願以十之六爲酬。某利其多金，欣然就道。既抵京，秉鈞正色厲聲責龍，且嚴詰某英人。龍無語。英人言則甚鋒利，卒得五萬金。英人取其三，以二予龍。英人旋滬而龍隱於鄉。已而秉鈞偵知之，遣人斃諸塗。曉齋主人曰：余於宋案所聞之祕史，曾披露一二。此則前未之知，故表而出之。嗚呼！斯案與謀者十死其九矣。

倘遇事皆能若是，是之天網恢恢疏而還放着好幾瓶洋酒，櫥門上貼着一張紙上面寫着：「如若腹飢可走到一間密室內。那密室的陳設倒也非常精緻。我一進了密室，就隨意在一張沙發上坐下，問他道：「你有話什麼地方不好說？要引我到這間房子裏來做什麼？」他笑盈盈的答道：「你這人好傻！領你到此地來，自然別有好處。」說着便挨近身來，和我並肩坐下。我這時候陡然聞着一種異香，直冲鼻觀。也不知是那裏發出來的。正想問他誰知眼前一花，就如醉人一般暈倒了。等到醒來，祇見自己躺在一張土炕上面，炕上倒也設着被褥，不覺寒冷。我這時定了定神，思想那天在小桃紅密室裏的情形，倒還記得清清楚楚，真是着了他們的道兒了。急忙跳起身來，一看見四面都是石壁，並無门窗。室中的光線是從當中一盞電燈裏面發出來的。也不知是怎樣一種通電法。室內除了土坑而外，還有一玻璃櫥，櫥裏放着許多餅干、麵包。另外還放着好幾瓶洋酒，櫥門上貼着一張紙上面寫着：「如若腹飢可

不漏則凶。惡之徒庶幾可稍斂跡矣。

## 小翠花與劉小衡

醒良

劉小衡初習老生，執贊於邵寄舟。雖未見其技術，而爲名師之徒，大體想當。不差。倒嗓後改造花衫，數聆之於天蟾，扮相奇陋，唱做尤惡俗。卽趙君玉王靈珠，猶當望而却步。所謂學非而博者也。余秋間來滬，聞小翠花已北上，以狸貓換太子一劇，敗於劉小

自取食」。我這時正有些餓了，便不管三七二十一，拿來飽餐一頓。却是昏昏沈沈，總不知道這是什麼時候，也不明白自己是怎樣被他們掇弄到此地來的。沒有法兒，祇得餓了吃倦了睡。今天正在朦朧睡去的時候，忽然被一陣響聲驚醒，睜開眼一看，見旁邊已立着兩個長大的漢子，笑嘻嘻地說道：「老偵探，有屈了待我們來送你回去罷？」當下不由分說，兩人一左一右，挾着我出了石室，原來就在那玻璃樹後面，有一扇小門。那門也是石做的，嵌在石壁中，正如天衣無縫。一點兒瞧不出須要撥動機關。那門纔會自開，我到此地步，也不能不佩服他們的手段。高妙出了石室之後，又在黑暗中經過了一條地道，盡頭還設着很高的階級，走盡了便是一塊石板，將石板掀起來，一齊走至外面，却是一片荒郊。這時已是暮色蒼茫，驟然間也辨不清是什麼所在。那時已有一部汽車停在那裏。

衡言者咸謂江河日下。公道無存。多爲翠花扼腕太息。余謂不然。北來伶人。汨沒於貨利。積而久之。乃與其固有之技能。背道而馳馴。致陷溺不可收拾者。比比然也。化橘爲枳。蓋皆貨利之心。有以戕而賊之。翠花爲桐秋門牆。其技粹然一出於正後輩人材。無與抗手。二次南下。卒不爲習俗所誘。良可貴矣。假令久留天蟾。心豔小衡。靡然從之。援儒入墨。其結果當有難言者。今遭蹉跌。亦天幸也。後此誠能。因此蹉跌。益事奮發力求粹正。潛

車上。另外坐着一個開車的人。也是個彪形大漢。起先那兩人便將我。挾上汽車一邊。一個緊緊的夾着我坐下。我坐在中間。竟是施展不得這部汽車。四面都用黑布緊緊的遮住了。窗門坐在裏面。黑魃魑的外邊是何景象。絲毫不詭。看見那汽車。駛行得極快。約莫有半個鐘頭光景。左邊這一個人便說道。到了到了。說時那車便停了。右邊那個人。開了車門。將我一推。說道。有人等着你呢。

我剛一下車。那部汽車。便風馳電掣般去了。我這時要想另雇一部汽車追蹤他們。也萬來不及。祇可罷休。正在這萬分懊喪的當兒。忽然聽見耳畔有人喚着我。道老偵探！徐先生！我迴頭一看。見是周秘書的汽車夫阿六。而且我所站的地方。便是周秘書的家門口。我心下十分驚異。忙問阿六。道你喚我做什麼。你主人失蹤以後。這幾天可有些消息麼。阿六笑嘻嘻地說道。主人有消息沒有。這是要

究精微必且更有符合。桐秋而韻頑。  
小朵者則其所得與小衡奚啻霄壤。  
此正翠花之幸而豈小衡之幸哉。小  
衡魔病已深。又安能與翠花抗席書  
此以勗翠花。並告慰不平諸子。

滑稽聯語二則 謐廬

△謔聯

余友某君。傭筆墨於某公司。所入甚  
微。而子息衆多。家累至重。嘗謂余曰。  
用之者舒食之者寡。乃合生財之道。

問老偵探的呀。老偵探這幾天在什麼地方大約爲了我們主人的案子狠吃了辛苦了。如今又要到那裏去呢。請裏面去坐坐歇一會兒。再走罷。我聽他這幾句話。簡直像有意譏諷。一般不覺有些慚愧。但轉念一想。他那裏會知道我的事情呢。便又對他說道。我事情很忙。那有工夫閒坐。你主人的案子我正在竭力探訪。等有了頭緒再來報告你們。主母罷。說完就迴身。忿走阿六。一把將我扯住。說道。老偵探走不得。我實告訴你。主人今天已經回來了。一回來之後。便命我在門口等候。說老偵探要到此地來了一見了。你就請你進去。有要事和你面談。我聽了阿六的話。大吃一驚。道怎麼你主人竟好端端的回來了。又能知道我今天這個時候要到此地究竟是何緣故。阿六道是何緣故。我可全不知道。大約請你一見了我家主人。就可以明白了。我這時倒也急於想見見那周秘書。打破這個悶葫蘆。便

今吾所處之境。適得其反。子將何以教我。余笑曰。君欲用之者舒。宜求發財。君欲食之者寡。宜先節育。因贈以聯云。『借取一個聚寶盆。何弗求求路頭菩薩。多製幾頂子宮帽。不如問問山額夫人。』蓋上聯言發財。下聯言節育也。（子宮帽見山額夫人所著節育法）

△巧聯

敵廬左近有老虎竈茶館。其中茶客多詩人。一日某詩人作感懷詩押十四寒韻。偶得一佳句曰。『直使狐

跟着阿六走進門去。阿六引我到一間小小的會客室內。祇見那周秘書已獨自一人坐在那裏。我和他本來是相識的。彼此點了點頭。周秘書便揮手命阿六退出。又關上了門。緩慢地對我說道。老偵探連日所遭狠是離奇危險。但是我的經過却比老偵探還要來得離奇危險。我直到今日方知世界上的事情真有神妙莫測的去處。斷不敢再自恃聰明任性妄爲了。老偵探大約也早已料到那小桃紅家有些古怪。所以要親身去偵察他們。足見是目光銳利。祇可惜他們的本領還在老偵探之上。因此反中其計。這原也是常人理想中所萬萬不及料的。我如今先將自己失蹤的真相從頭至尾講給老偵探聽。這件事的關鍵的確全在小桃紅。人身。上。原來。目前。國中已有許多女子組織了一個黨。他們黨中並沒有什麼別的宗旨的。祇是一心一意要和我們這般腐敗官僚作對。對於外交上賣國的。

城聯鼠社」屬對久不就商之於余。余笑曰可對。『權將虎竈作騷壇』

某詩人連連首肯以爲工巧無比云。

### 魁星賣筆

臘鵠

有一個古廟裏供養着魁星關帝財神三個菩薩。某日魁星和財神到關帝座裏去談天。魁星忽然說現在國學已是無人研究。我這枝筆毫沒用處。財神說現在關帝時常要打電。你就把這枝筆賣給他。關帝說你這枝

事情尤其監察得利害。不過他們的定例是不許有暗殺和一切激烈行動。祇准用種種神奇變化的法術來引人入彀。這小桃紅便是此中一個健將手下的人也都是些黨員。他原是個狠有學識。狠有胆力的女子却故意裝着這妓女的幌子。因爲這些政界要人沒有手段。而且他雖名爲妓女。面子上相好。狠多其實。還是歲暮自守始終。並無一個入幕之賓。我和他相識還不過半年。他對於我非常籠絡。可憐我平日還在睡裏。夢裏真將他當作一個愛寵。差不多沒有有一天不到他那裏去。并且還怕家中人知道了。不免妄引起煩擾。特地守着秘密。我天天一到辦公所。就命阿六將汽車開回家來。到夜間再去接。也是怕坐了自己的汽車。要瞞不過家人耳目。萬不料他們就在汽車上面用起計謀來。老偵探試想好端端的一個人坐在

## 昨日今朝大不同

## 奇怪的失蹤

## 二二

筆我固然想買來起起電草。但是軍餉沒有領到。可否就請財神去過賬呢。魁星聽了這話。急忙一手把筆交給關帝。一手把財神手上的元寶拿了就跑。

## 昨日今朝大不同

楓隱

今夫人情冷暖自古如斯世態炎涼。於今爲烈。是以蘇秦相六國。父母郊迎。買臣守會稽。故妻內愧他。

汽車上怎會不見要知道這時候汽車中的周秘書已經是個假的了。不但這時候自從小桃社家出來之後早已換了一個人了。原來他們平日絲毫不露聲色到了那夜客散之後我又略坐了一刻。喝了一杯茶。就此迷倒這種情形和後來用異香薰醉你是一個法子。我迷倒之後就教這個人換上我的衣服。坐上飛星公司的汽車。到辦公所又從辦公所坐阿六的汽車回家却就在那四岔路口乘人不備跳車逃去。這個人自然也是他們的同黨。並且也是平時物色好了的。因爲他面貌身材都和我狠相像。加之身手矯健。善於縱跳。不然要在那開快車的時候一躍而出。連汽車夫都沒有覺察。真不是一樁容易的事情。不過他到底也利用那聽差和汽車夫都是些蠢人。所以瞞得過。倘使換上老偵探。他無論如何改裝總免不了要露出破綻哩。周秘書說到這裏略歇了一歇。我便道。有人假扮這一

若魏其失勢客去如鴻翟相免官  
門可羅雀翻遍二十五朝之史多  
嬉笑怒罵之憤言縱觀三千世界  
之中皆遊戲文章之資料爰借前  
人佳句製成今日新詞微辭託諷  
敢儕莊列之寓言盡相窮形庶幾  
閭兩之實錄

昨日今朝大不同  
三麻子做財翁  
沙鍋籃棒今無用  
拋向清流聲撲通  
昨日今朝大不同  
尼姑還俗把良從  
衣裳時式珍珠飾  
少個青青髮髻攏  
昨日今朝大不同  
竈前養媳阿婆充

層我早已料到祇可惜那天並未下雨他跳的地方又都是狠平滑  
的馬路顯不出什麼足跡否則祇須跟蹤追尋早已可以得着  
了不過他們既已將你藏了起來難道不好想出別的法子來掩滅  
形迹何必定要另外弄出一個人來這樣一做作倒反而張揚得利  
害了周秘書道這正是他們用意周密的去處你想我那天在那裏  
請客是大家知道的況且飛星公司的汽車還停在外邊等候倘然  
從此不出來了外邊豈不要起鬨如何能包瞞得住所以不得不用  
此一着這是老偵探格外精細所以會疑心到他那裏否則大家總  
猜是汽車上出的變故焉能料到其中的奧妙呢我聽到這裏又問  
周秘書道照你這樣說我可決定他們所以用這種手段來對待你  
一定於外交上面有什麼重要關係可否就請你明白告訴我罷周  
秘書略沈吟了一下便道我如今經了這一番意外風波倒着實餓

昨日今朝大不同

奇隆的失蹤

二四

居然擺出大人架要把當年氣出胸。悔了便把此中秘密一起告訴你也不要緊近來外交方面裏的事。昨日今朝大不同店官小夥作東翁。情無論如何總弄不好這是大家曉得的。至於我和趙總長歷來所學徒出店真晦氣喝去呼來不放鬆。訂的種種條約也爲時勢所迫無可奈何就實際上講起來自然免。昨日今朝大不同黃毛婢配主人公。不了要用着那外慚清議內疚神明八個字的套語最近又有一種新姨叫得應天響同伴都爲叩首蟲。密約却是我一手包辦的密約的內容我也不必說了總之是不可。昨日今朝大不同綠林好漢做元戎。告人一切都已議定祇約定在十三日以前簽字過了十三日那位。昨日今朝大不同秀才要做大英雄。井川大將就要回國以前談判的事情祇好完全打消這個内幕祇。昨日今朝大不同秀才要做大英雄。有我和總長兩人知道我被他們軟困是在十一日夜間那天席上。昨日今朝大不同秀才要做大英雄。總長最後到會背着衆客悄悄地問我說諸事都已辦妥沒有我答。古文調套謗通電陳醋壘翻酸氣冲。說都辦妥了明天再接洽一次後天准可簽字總長點了點頭說這。六人大轎如飛走十兩紋銀是看封。件事全仗你的力量聽說他們祇承認你一定要你也簽字纔好算。昨日今朝大不同阿木林作大門公。數否則便不能成立這句話可是真的麼我道話確是有的總長又。

挺胸凸肚官腔撇忘記歪毛小弟兄

(叶韻)

昨日今朝大不同東洋大少想心胸  
當年摩託風頭出今日拉車喝北風  
昨日今朝大不同官家太太作帮傭  
看人眉眼挨人罵誰識皇封誥命崇  
昨日今朝大不同一枝殘菊遁離東  
目前又是重陽近詩興邇來濃不濃  
昨日今朝大不同小瞞津埠去潛蹤  
禍延顯考真識愛妾已爲冥冥鴻  
喪儀擺二三里高尙軍人執事充  
道要高得多了我受了他們的感化始而畏懼繼而愧悔到後來便

昨日今朝大不同

奇怪的失蹤

二五

笑了笑便走開去了我們兩人說話的時候既沒有旁人在面前而且語音很細自以爲人不知鬼不覺不料他們偵察的手段非常精密竟已澈底明白知道事不宜遲便在這晚動手其實他們處心積慮也非止一朝便是假扮我的那個人也預備多時了不過如何定計如何進行那自然隨機應付不能說是預先擬定的我又問道他們將你迷倒之後又怎樣的對待你呢周秘書道也差不多和你一樣在夜深人靜的時候另外用汽車送到他們秘窟中去他們的秘窟一間一間都是些石室大約我所幽禁的地方還和你近接芳鄰哩不過你在那裏直到出來纔見着人我却每天總有一個人走進石室來勸解我換一句話說也就是教訓我他們那施行教訓的方法據我個人的感想似乎真有一種不可思議的感化力比牧師講道要高得多了我受了他們的感化始而畏懼繼而愧悔到後來便

西廂記鼓詞

奇怪的失蹤

二六

(聞擂旗傘者多屬軍人)

昨日今朝大不同。沿街老妓弄絲桐。  
當年戲子姘三打。今日窮途誰保儂。  
昨日今朝大不同。游魚倏忽變成龍。  
祇愁跌下青雲去。爛死泥沙飼蟻蟲。

西廂記鼓詞 飯牛

(仿賈鳧西先生調)

△上路

張君瑞原是解元郎。他先代是吏部。尙書都名望。出身在清河。寄

大徹大悟。恨不得立刻自殺。他們見我這個樣子。倒頗有喜色。今天下午石室中又來了一個淡粧素服的女子。我驟然看見他。倒不認得了。仔細一瞧。纔知來者就是平日和我色授魂與的小桃紅。但這時的態度竟是端莊靜穆。凜若冰霜。與往常大不相同。我見了他又驚奇。又是畏懼。絲毫做聲不得。他轉先自盈盈一笑。道周覺虛：你可恨我麼？我忙道：不敢。我祇恨的是我自己。他道：你這句話是真。的麼？我道：是真的。我這個人雖然對不起國家。却還有些氣骨。無論處何境遇。誑話是決不肯說的。他點點頭道：你知道恨自己可就好。了。老實對你說。我和你以私交論。本來有好無仇。並非真要害你。如今已將你幽禁了這幾天。你那將訂未訂的密約時期已過。不能簽字。當然取消在我們既然達到目的。在你又能痛自懺悔。那麼這件事情總算是我的大成功。你今天也可以迴復自由。脫離此地了。你

居。在。咸。陽。七八歲時。老父亡。可。  
憐。阿。母。守。孤。孀。膝下。單生一子。繼。  
書。香。家。業。蕭。條。田。園。寥。落。既。  
無。陶。令。三。徑。菊。又。無。諸。葛。臥。龍。隆。  
中。八。百。株。桑。祇。今。留。四。海。一。空。囊。  
欲。爲。顯。親。揚。名。進。京。邦。拜。別。萱。

堂。老。年。蒼。母。子。別。離。淚。兩。行。君。  
瑞。張。郎。年。少。清。狂。心。高。氣。傲。態。  
昂。昂。跟。個。僮。兒。擔。了。瑤。琴。擔。  
了。書。箱。跨。馬。向。長。安。道。上。料。理。  
絲。轆。一。鞭。得。得。斜。陽。勿。匆。帽。影。  
過。橋。長。幾。點。烏。鵲。歸。去。荒。村。流。

出去以後。須要從此改絃易轍。力求補過。倘若再是這樣倒行逆施。那就不要怪我無情。好在本黨的手段。你已經領略過了。想你心中總也知道。戒懼我忙道。女士這番話。我自然牢記在心。我出去以後便當棄官遠隱。不要說痛改前非。連這個溷濁的政界都萬不願再混迹其中了。他道得能這樣便更好了。說着迴身自去。我這時對於他們的用意算是明白了。但是自從我迷倒以後。他們怎樣將我送到石室中來。以及當夜看人假扮着我坐汽車等情形。都還糊裏糊塗。一概不知。直到後來。他們送我回家。那伴送的人。纔一路在汽車中。將始末情由。詳詳細細的告訴我。我方始恍然大悟。不過我這時候耳朵邊聽得清清楚楚。眼面前却依舊昏天黑地。蒙着兩塊黑紗。一些兒都瞧不見哩。周秘書說到此處。不禁笑起來。我也笑道。這個風味。正是彼此相同。至於我身入重地的情形。想必也是那個人告

## 馬屁歌

水垂楊猛聽得一聲暮鼓回頭  
看似飛出紅牆知前邊蕭寺來也  
不妨借宿僧房緩緩走通幽  
曲徑下馬來輕叩禪堂

## 馬屁歌 仇郎

西漢馬屁歌  
拍馬屁馬屁拍馬屁味多甜所以都  
要吃大家吃馬屁馬屁原有益吃時  
笑迷迷兩情無相逆吃過煮綿綿機  
關猶未識莫道馬屁惡馬屁其實樂  
我患一個痔苦無良藥你來與我  
不怕人家睡罵況且我原是自作自受多一個人睡罵倒可以減却

訴你的了周秘書道是的不然我那裏能知道呢他們對你更無惡感不過因為你既已注意到他們那裏不將你困住了這件事一定是要破壞在你手裏他們還再三叮囑說今天這個時候一定用汽車將你送到我門口命我邀住了你將一切情形說與你知大家設一個法子將這事嚴守秘密不必傳揚出去他們說事已如此在他們自有妙策決不怕官中去搜捕所以要守秘密倒是要保全我的名譽也就是要全保國家的體面否則如此奇案一定四處宣傳大家說起來都道像這樣的賣國外交全國人民沒法制止轉靠一個弱女子用詭計來推翻豈非騰笑全球麼周秘書說到這裏又拍着我的肩頭道這件事若是張揚出來我的名譽不能保全倒還不要緊因為我如今確已有一種誠意的懺悔決定棄官而去實際上也就

祇痛苦立時卻我又患個癬中有許多膿你來與我吮久瘡口封惡疾

報奇治豈非馬屁功我道馬屁樂馬屁更不穿天下名利事都爲馬屁纏白晝被人見黑夜亦夤緣鬼鬼與祟祟搖尾同乞憐彼吃爾馬屁富貴卽得全爾旣得富貴氣餒自熏天作威

兼作福仗勢更仗錢嗚呼拍馬屁如蠅附腥羶人見爾富貴向爾垂涎

爾吃人馬屁其樂亦如前

## 槐崇

劍簫

一。分。罪。過。祇。是。老。偵。探。此。番。被。困。也。不。可。謂。非。大。失。敗。萬。一。給。人。知。道。了。豈。不。損。了。一。世。的。英。名。麼。我。笑。道。你。的。話。却。也。不。錯。不。過。你。失。蹤。的。事。情。已。經。鬧。得。通。國。皆。知。如。今。忽。又。出。現。如。何。能。守。秘。密。呢。周。秘。書。道。這。個。我。倒。有。法。可。想。我。有。個。極。知。己。的。朋。友。是。隆。仁。醫。院。的。主。任。我。如。今。祇。消。和。他。商。量。假。說。我。那。天。夜。裏。是。吃。醉。了。車。門。又。沒。有。關。緊。所。以。中。途。墜。車。恰。巧。隆。仁。醫。院。的。醫。生。也。坐。了。汽。車。打。此。地。經。過。便。將。我。帶。回。院。去。當。時。我。受。傷。甚。重。不。能。言。語。身。邊。又。未。帶。名。片。所。以。他。們。不。知。道。我。是。誰。直。到。幾。天。以。後。我。傷。勢。漸。輕。神。志。恢。復。方。說。明。是。周。某。他。們。纔。來。通。知。家。屬。這。樣。說。法。也。未。嘗。不。對。我。道。要。是。別。個。醫。院。這。話。也。說。不。過。去。你。在。汽。車。中。失。蹤。早。已。遍。登。各。報。醫。院。裏。豈。有。不。特。別。注。意。的。道。理。不。過。隆。仁。醫。院。離。城。很。遠。裏。面。又。全。是。外。國。人。於。中。國。事。情。自。然。有。些。隔。膜。倒。也。說。得。有。理。但。是。照。此。辦。

寂寞秋齋孤燈獨對風瀟雨晦益增愁緒正百無聊賴忽憶及十二年前隨父西客太原曾遇奇事一則頗足資談助特就燈下泚筆記之寄與紅雜誌用作補白亦聊表愛讀之微忱也

余髫年隨父旅居太原寓廣人稀東隅冷院寂寂老槐一株高出檐際濃葉蔽天白晝幾不辨日影旁有矮屋三椽本係余家僕役等寢所入其中輒覺陰氣森森不寒而慄常聞僮僕等言此老槐時能變相作祟余本不

法。你須要到醫院中去住幾天。一面先由你夫人向警署裏報告。作為你在院養傷將來再慢慢地由院中出來方可掩人耳目。祇是這件事瞞得過外邊却瞞不過你自己家內這些下人。萬一由他們口中洩漏出去豈非依舊是白費心思。周秘書道：這倒不怕我家裏所用的人都是好幾年的舊人了。祇要吩咐他們在外邊怎樣說法。他們決不敢故意洩漏。況且我今天回來的時候。門前恰好沒有人。我故意等汽車去遠了纔進門。他們見我回來自然驚喜交集。要細細詢問我已胸有成竹。祇說等一會兒再和你們說。其實以前種種事情。我決不會告訴他們。他們也決不會知道。何從傳佈。祇要目前的事情告一段落以後外間的空氣就漸漸冷淡可以不成問題了。我道如此却也很好。讓我報告了警長再作道理。當下便和他作別。一逕到警長這裏來。請問警長的意思究竟怎樣辦法。

信狐鬼之說。笑以爲妄。某夕涼月皎潔。清曠獨絕。余與弱妹嬉於庭中。忽聞小犬狂吠。余妹急往覘之。已而踉蹌返。惴惴言曰。一物獠牙巨齒。勢欲食人。阿兄速逃。勿爲所擾也。余胆素壯。聆之亦不懼。遂操杖秉燭而往。方及槐陰下。覺有異聲出自矮屋中。急躡足而入。忽覺有物觸余額。急仰視之。則一巨鬼頭懸樑。上面部青紫。相間口大如盆。四齒突出。袒胸赤足。項際長繩繫焉。余既觸其腿。彼忽怪吼一聲。化爲黑煙而滅。余亦暈絕。今者。

老偵探這篇報告。滔滔不絕。足講了有一個多小時。警長祇凝神細聽。也不去打斷他的話頭。直等他說完。纔慢慢地嘆了一口氣道。在我管轄的警區以內。竟發生這樣奇事。我還絲毫沒有覺察。說起來也十分慚愧。但是我想那小桃紅一個人在班子裏。如何能施展手段。大約那同班的人。也都是通謀的。或者這燕侶班。竟是一個黨人的俱樂部哩。老偵探道。要說全班的人。都是同黨。那是決無之事。也許其中有多數是通氣的。至於他們種種舉動。既然這樣神出鬼沒。一定別有方法。可以不爲同班人所覺察。況且他的黨人本不必藏在班內。祇要假充嫖客。每天來往。更有誰能識破。警長道。話雖這樣說。總不能再任他逍遙自在。周秘書的事情。暫時自不必張揚。我總要另想法子。出其不意。去捕獲小桃紅。破滅秘窟。老偵探道。此事定做不到。我想那小桃紅未必還肯留戀在這裏。祇怕他這個時候早

談鬼錄

寒齋獨坐回憶前情猶有餘慄也。

逸梅

談鬼錄

逸梅

吾吳馬硯北前輩言其舅氏張志清

幼時與蔣蓉初同學蔣鄰縣人寄宿

師門者凡三年既而驟病死館中年

十有九死後半年館僮姓張名阿瑞

者一日醉酒至後園梧桐下橫石上

大吐吐已歸寢忽徧身酸楚而病寒

熱大作夜半大聲曰我蔣蓉初也方

坐後園石上觀書爾何大吐污我衣

我今使爾病不爾恕也蔣蓉初生前

奇怪的失蹤

三二

已鴻飛冥冥了警長道他身在班子裏一時不易脫離便要走也沒有這樣神速老偵探道那也難說他既蓄意遠遁那裏找不到脫身的法子呢話纔說完忽然見一個僕役送進一封郵信來外面祇寫

警長台啓下面並沒有寄書人的姓名住址警長便拆開來一看祇

見是小小的一張信箋寫着兩行字道

小桃紅去矣此次小施狡猾實利於國事雖詭秘有功無罪周秘書既已悔悟足下當亦諒解班中人都非吾黨幸勿株連若必欲相逼當再賈其餘勇以與足下相戲足下自問智力能勝吾儕耶

警長看罷忿怒已極就把這封信順手向壁爐中一擲爐火熊熊照

見警長臉上顏色也和火光一樣的通紅

(完)

於暇時恆盤桓梧桐下。或坐石上。幾於無日不然者。生前習慣。死後猶然。館僮犯。遂爾作祟。病三日不愈。又

有一同學秦姓者。慧而黠。自言能驅

遣蔣蓉。初人詢其法。答曰至便。因取筆伸紙書曰。「羽谷畫竹我喫肉。」畫竹宜生肉宜熟。籬邊鑽出一隻花花小咬去腿上一塊青皮綠。諸葛亮語李林甫曰。人相我相壽者相。宋太宗寵姐已而亡。漢秦始皇討李自成以興。唐周公瑾愛蓮。韓昌黎作相。在半閒堂門蟋蟀。楚太子商臣大義滅親。



## 範圍

俞天憤

談鬼錄

範圍

三四

張顯忠於明莊烈帝。莊烈帝遣太監高力士封清朝蔣蓉初爲芙蓉城主。快去上任罷。不要在此同張君瑞張相公胡鬧。」寫畢。黏於阿瑞帳內。是夜得安寢。明日卽瘳。蓋蓉初喜靜。每獨坐石上。秦某恆以滑稽語擾之。則掩卷而避。姑以生前之法試之。竟效可謂奇矣。

紫娟坐在房裏。眼看自鳴鐘剛打五下。振英回來了。原來振英在一個公司裏當職務。每月薪水有三百塊錢。養家糊口。足敷有餘。不料謂有黃某者。爲獄吏。以賄斃一囚於獄。後因他事。被黜家居。旣而大病。因不免有個『望孫』的心。不過知道紫娟是個難說話多說話人。明知兒子在外。有些不正經的舉動。可是看他們小夫妻。見面就吵嘴。要來索命。自言藥死時情狀。黃有母叩

頭求恕。願爲佛事以超度之。囚言既如此。姑赦之。然別有以處置。並可以警世人也。後病漸愈。而神經錯亂。每餐必食糞蛆一二兩。苟缺此。則腹中痛欲死。且洗滌潔淨者。食之即不效。

嚴寒冰雪之天。其家人多方畜養此糞蛆。以爲黃某食品。於是遠近喧傳。皆知爲作惡之報云。

黎廷弼。滇人。從某貝子軍征西藏。以吞餉糈爲人告密。貝子大怒。定明日午刻置之法。貝子有心腹奴子。某曾受黎恩。思脫之。因夜見黎。告以故。黎

圖個耳根清淨。也只好放任一些。振英除了星期。每天六點鐘出門。晚上五點鐘回家。喫過夜飯。伺候他母親睡了。就一逕出去。從前和紫娟和好時候。便是趕他出去。他還不肯走。如今是大不相同了。既不知道他在什麼時候回來。也不知道他到什麼地方去……

紫娟看着振英走進來。微微的笑道。你回來了。你今天晚上打算出去。不出去。要是出去。你打算什麼時候回來。你到底每夜走到什麼地方去。你要知道夫婦的界限。雖清夫婦的範圍極廣。我同你既然已是夫婦。又是多年的夫婦。簡直說你不便出我的範圍。振英帶笑坐下去。道。尊論極是。可是這些話。天天聽你說的。我竟解釋不出。你存的什麼意思。紫娟道。你也同你母親一般糊塗。這種意思。有什麼難解。你不要自以爲。一月有了三百塊薪水。拿來支撐門戶。綽綽有餘。你要知道現在米珠薪桂。已經不得了。要是添了人口。生了兒女。一

自思走必不遠。案亦不能銷。因謂其同事周某曰。予翌晨有事出營。午後即歸。如點名。請君代應。周極慄訥。無機變。黎借之以自脫。死明日臨午果傳呼黎廷弼。周應曰。唯。應聲未畢。即有軍士四。前以縛之。周言無罪。四人已飛擁出轅門。正法。貝子不自驗。因命葬之。而外間不知周某何事干貝子。怒疑而不敢問。於是黎得逍遙法外。轉徙至陝。爲人教讀。易姓名曰林小輔。娶妻陝人。三年後。館某統領家教其兩公子。夜宿館中。妻寄母家。相

發。不。嚴。了。你。可。知。道。再。隔。一。星。期。又。是。端。陽。節。了。料。定。你。的。賬。票。一  
定。像。雪。片。糕。般。厚。的。一。大。疊。說。說。都。是。正。項。費。用。可。是。我。沒。有。花。費。  
了。你。半。個。錢。我。還。記。得。你。去。年。的。年。底。賬。拔。特。福。爾。藥。房。四。十。塊。捷  
飛。車。行。三。十。塊。錦。紋。綢。莊。一。百。五。十。塊。新。大。豐。京。廣。貨。店。六。十。塊。恆  
利。木。器。作。五。十。塊。陳。三。元。成。衣。鋪。一。百。九。十。塊。一。共。五。百。二。十。塊。我  
替。你。好。容。易。籌。劃。把。你。那。利。泰。銀。號。裏。一。注。四。百。塊。的。存。款。拿。出。來。  
七。折。還。賬。還。了。三。百。六。十。四。塊。多。下。的。三。十六。塊。我。替。你。給。了。我。家。  
姊。姊。的。四。個。孩。子。算。壓。歲。錢。今。年。一。些。東。西。沒。有。欠。賬。用。的。喫。的。都  
是。現。錢。買。的。這。麼。端。午。節。祇。有。一。百。五。六。塊。錢。節。賬。了。你。打。算。你。  
自。己。去。料。理。呢。還。是。我。去。替。你。打。算。還。是。你。到。公。司。裏。先。支。些。薪。水。  
你要。知。道。一。百。五。六。塊。錢。在。你。看。看。不。算。多。在。我。替。你。想。倒。狠。可。  
惜。的。其。實。我。坐。車。子。時。候。狠。少。我。用。的。雪。花。香。水。肥。皂。都。是。我。姊。姊。

遠六十里。一夕其妻夢一浴血者厲聲謂之曰我周某也今索爾夫命妻驚覺大異之明日遣人至館則王已死矣蓋是日適統領夫人生辰女賓設席於內堂黎突入見統領夫人卽攘之接吻且作狎褻不堪狀夫人怒批之衆亦譁然黎猶不釋手而統領至卽拔劍斬之云

送我的椅子桌子杌子是你母親用的成衣鋪我只做了幾件皮衣我總想不出你年賬竟有五百幾十碗錢這裏頭我可料到弊病共三種第一你沒有細賬也許店鋪子裏替你多開上些的第二你的好朋友太多這個三十那個四十用的時候那個不恭維你輕財好義及至收節賬了他們都一個不見店鋪裏却管不得許多可是你的擔負便重了第三件說你是不承認的你的相好太不要臉你家裏的女人平沒有用過沒有吃過沒有看見過的你總先去孝敬你的相好所以我說你的節賬都是糊裏糊塗有多少付多少欠多少自己一點兒不知道真的！端節近了！你打算怎麼樣？在你呢看得賺錢很容易不把這一百五十幾碗錢放在心上可是你的節賬既已入了我的經濟範圍我就有權監督你……

喫飯了！這是振英母親的口音大家便出來吃飯振英預先穿了

扶桑瑣誌(二) 鉄邊

熊本丸的機輪早已停止進行了。我們各人的行李也打點得清清楚楚了。諸君看到這個地方必定是說我們快快要上岸了。諸君的想像倒也不錯。船到了埠還不快些上岸做甚麼。我們的確也是老等着要上岸的。

可是到了外國去。船一到埠。你就想要飛跑的上岸。恐怕這是不容易辦得到的。爲甚麼呢。因爲各國的港口。就有了各樣上陸的規則。倘若不照着規則。經過一番的手續。任你是急

長衫。伺候他母親睡了。便照舊出門去。這一夜。也不會回來。

看看夏去秋來。七月裏頭。公司裏派振英到蕪湖去調查一件事情。至少要費一個月工夫。振英的母親本是蕪湖人。幾次想到故鄉去走走。如今聽見振英要到蕪湖去。歡喜得了不得。便叫紫娟看家。自己同兒子到蕪湖去。這裏紫娟便去請他姊姊來一同住。好教大家有照應些。

隔不到半月。振英在蕪湖接到紫娟一封信道。「我的代表來了。這是。我的範圍。你却不能干涉。詳細的話。看你母親那裏的信。」振英看了。再也不懂。便去問他母親。他母親也把信攢給他道。真是新法。振英便看那信。「振英想軟出夫婦範圍。不是家庭幸福。媳婦爲着維持秩序。起見費了二十塊錢。把姊姊家裏的使婢墨菊要了過來。就給振英做妾。想來婆婆是總肯的。」振英忍不住跳起來道。這是那

各港上陸的規則。必須經水上警察署的檢查。那時我們看見水上警察的小火輪船駛到了。兩個人從那小

火輪裏面鑽了上來。一個是穿上旭日襟章的制服。佩上兩尺來長的劍。不住的將鼻下八字濃鬚左右亂撥。這就是水上警察署的御巡查樣。說到這御巡查樣。我看見了他那一副尊容。便忽地裏想起一宗事情來了。

沒奈何只好照辦。

就是日本的警察署。招募新巡查的時候。最要緊的就是要留心看看應募的人。可有濃黑的八字鬚。要是沒

裏說起。他說我軼出範圍。他這種自主的舉動。算什麼呢。他母親道。你打算怎樣。振英道。兒子不願意娶妾。他範圍不範圍也管不了。許多。

有濃黑的八字鬚。那怕你柔術和擊劍的技能超過了五六段以上。你那一副小白臉。再也沒人歡迎。祇好跑到歌舞技座或是帝國劇場去混飯吃。

警察署裏面是用不着的。因為柔術和擊劍。警察署裏面天天有得學。喫得酩酊大醉。第二天早上起來。只覺得頭裏昏昏沉沉的一看。那個新嫁娘罷咧！依舊是那個墨菊。只聽見紫娟在那裏喊道。這就是夫婦的範圍。憑你怎樣。你要軼出我的範圍。有些難呢！

警察署裏面是用不着的。因為柔術和擊劍。警察署裏面天天有得學。

鬚子這件東西。却不容易生長。所以警察署裏拿他來做御巡查候補的。

唯一資格。白面書生。是再也沒有希望的。

還有一個人。穿的是翻領文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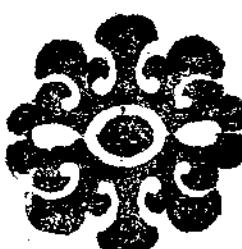
頭上帶着一頂軟胎的絨帽。也許有

些八字的鬚子。却不像那警察的來

六畜就是馬牛羊雞犬豕的總名詞。一天。這六種動物。正在草地上談話。卻有個公治長的兄弟公治短走過。就煞住了腳。屏息靜氣細細的聽他。

## 六畜會話

楓隱



得濃黑。這位先生就是港務局的醫官。這兩個代表政府的人物來了。船上的餐室客廳和甲板的四週。不到一刻的工夫。就顯出一種熱鬧的光景。我便抬頭向着船的中間看去。看見一等的旅客都一個一個搖搖擺擺的向餐室裏面去了。不多時。醫官隨着船長跑入餐室。向着三羣二隊的旅客打一個照會。點一點頭。便轉過身來。跑到客廳這一面。也向着我們這裏的旅客打一個照會。可是這照會。總得仔細一點。不像看一等旅

我們畜類祇吃了他們一些殘餘的飯食。等到養肥了。他們就要憑恃強權。白刀子進紅刀子出。把我們的肉。果他們的腹正義何在。公理何在。這豈不是心口不相應麼。

\*  
雞聽見就接着說道。你這個蠢貨。受了主人的豢養。平日間一些事體。不做祇曉得吃飽了睡。他一覺這豈不是無功受祿麼。所以主人嘴饑的時候。就犧牲了你的肉。供給他們的大嚼。也還可以說得過去。（無功受祿之人聽者）至于我呢。平日祇吃他們些粄穀和糠粞。然而有時他們的小孩吃飯狼籍。些遺粒在地上。恐怕天雷擊頂。我就替他們拾去了。修修福。（雞也曉得此種迷信一笑。）到了夏天。有什麼蛀蟲呀。百脚呀。都要出來害人。我又一一替他啄去。爲他除害。若到了每日早上。我恐怕他們睡失了覺。把日間應做的事體耽誤。所以朝朝警告他。這也可以算有功於人類的了。然而到頭來。

客時的含糊了。那時在外面來了一

個船上的事務員。向着船長的耳邊。

說了兩句聽不清楚的話。船長便對

醫官說一聲「對不住」。獨自一人

往外面去了。醫官看完了客廳裏面

的旅客。那三等旅客和船員早已在

甲板上排列成行了。旅客排在船尾

的甲板。船員排在船頭的甲板。輪到

看三等旅客的時候。醫官先叫船上  
一個事務員點名一次。看看人數夠  
不夠。然後逐一向着旅客的面孔看  
去。要是看不出旅客有甚麼毛病。就  
仍逃不了一刀之苦。還講什麼公道呢。  
馬聽見了也插嘴道。雞兄。你雖說有功於人類。然而你所做的都是  
些小小的功勞罷了。至與我和牛兄一個在那夏天的毒日頭裏替  
他們打水犁田等到穴閒的時候還要替他們默東西。一個在那高  
低不平的路上要替他們拉車駛人。一天總要走到七八十里路。然  
而臨了我們兩個不過吃他些稻稈豆渣青草等物。等到我們年紀  
老了。做不動走不動了。他們就要牽到屠坊中去宰了。把我們的皮  
肉賣錢。這豈不是恩將仇報麼。所以我們同事裏頭最受人類優待  
的我看還讓這位犬兄罷。

犬說道。論我們的主人確乎沒有宰殺我的意思。這大約因為我替  
他看守大門。保護他的財產。他要保全他的財產。就不得不優待我  
了。（調侃不少）然而我有時走出大門去一個不留神被那伸手

不用履行診察的手續。隨便走過船員這一邊來。再打一個照會。就算畢了他檢疫的能事。這醫官在船面兩

頭跑來跑去的時候。那八大字鬍子的御巡查樣。却在船長室裏翻了翻旅客名簿。就和船長吸起敷島烟。喝起太陽啤酒來了。不多時。醫官得了船長室的特別消息。他也老實不客氣。高視闊步的跑到船長室裏。加入烟酒的同盟去了。到了這時。節旅客纔可以自由上岸。這就是日本船上上陸規則的刻版工夫。

大將軍看見一把撈了去。依舊要把我宰。剝了我的皮。賣錢拿我的肉。煮來吃。這可見得。凡是人類。沒有一個不殘忍和刻毒的。他們所謂的公理和正義。不過口中說得好聽罷了。

于是雞又說道。我終解釋不出人類的心理。我看見他們在暑天裏。頭被那蚊蟲和蚤蠅們吸去了些微的血。就要恨得牙癢癢地。必要尋着了。撲殺和掐死了。纔肯歇手。像深山的虎王和豹兄。總算是獸類中最利害的了。然而因為他要食人。人類定要想出種種方法。把他來擒捉到了。現在幾乎要滅種了。我想。人雖稱爲萬物之靈。然而也不過是動物中的一種罷了。何以他種動物吃了他們。他們就想報仇。他們吃了我們。就不慮到我們飲恨呢？（該問）

于是豕又說道。尋常的人。我尚不甚怪他。我所最不服氣的就是這班和尚們。他們表面上總算是持齋吃素。戒殺放生的了。然而背了

船長室裏面的烟酒同盟。還沒有終結。日本郵船公司的小火輪船早已

刀的人豈不更加可惡麼。

繫在警察署火輪船的旁邊。在這條輪船裏面出來的人就多了。郵船公司的職員差不多就有六七個。其餘兜攬客人的旅館招待員。報館的訪事。來看旅客的親友。合算起來。就有

了一二十個。末了還有許多駕着小船來賣什物的小販。先將小船靠近了船邊。後用繩鈎鈎在船傍的鐵欄杆上。一個一個七手八腳的扒了上來。販賣的什物擺滿了船尾的甲

於是牛乃說道。諸君所說的都是人類虐待我們的情形。然而我看人類裏頭同類相殘的事也着實不少。像從前黃巢和張獻忠時代。人食人的故事。凡讀過人類歷史的大約都有些記得。就是現在這班軍閥們表面上雖沒有互相吞噬的事。然而他們開起火來。不惜拿他人的血染自己的勳章。這實在和野蠻部落的人食人差不多。照這樣看起來。他們所講的公理和正義。不獨不能推行到我畜類裏來。就是他們人類裏頭也何嘗有一天實行呢。

板。就成了一個自由市場。我看見了

嚇他們。一。嚇果然被他嚇跑了。于是我這篇小說也就此結束了。

走到房艙門口。看見那艙門早已被

一班旅館的招待員圍住了。他們看

見我來。便一個一個爭先恐後的來

獻殷勤。有一個說我們家裏的大黑

屋。地方是怎樣的清潔。招呼是怎樣

的周到。這人說還未了。早已有兩三個人插嘴攔住他。一個說八千代旅館。是離火車站近得很。又是在商場的中心。賜客要是住在我們這八千代旅館。那就再便利沒有了。又一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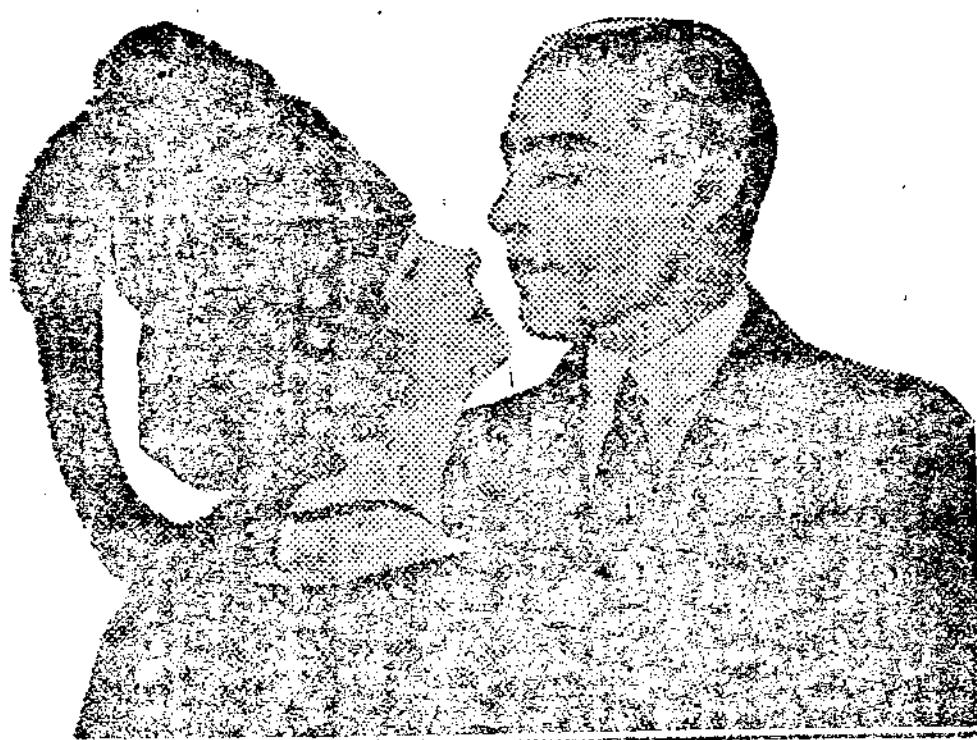
(五)



兒女英雄 (續)

陸澹盦

麥格萊入見瞿禮亞。瞿禮亞躍起迎之。喜不自勝。麥去其面幕。瞿則爲卸雨衣及外褂。擁而吻之者再。兩人乃並坐火爐之前。麥之小蠻。靴爲雨水所透溼。瞿爲去之。以繡墊承其雙趺。因取茗共飲。互擁作情話語。次麥輒邑邑不樂。瞿詰之。麥歎曰。我之嫁勞理雅實爲父母所強迫。非我心願。勞誠愛吾。每晚歸必擁我接吻。顧我甚厭之。蓋勞之年齡與我懸殊。我與彼名爲夫婦。實無愛情之可言。人生若此。更



瞿與亞格萊麥幽會時接吻之狀

何樂趣。言時淚涔涔下瞿我所有不屬勿悲今汝爲勞氏矣。因復擁麥吻之麥乃倒入瞿禮亞懷中情思纏綿神魂飛越不自此此身之在何所。

說小的是日之出館的。我們這日之出館是最歡迎貴國留學生。也會弄支那料理。貴客可有意光顧我們的小店嗎？我聽見他們的話愈說愈來得利害。我便想起了在我們中國的各口岸。臨到輪船泊住碼頭的時候。雖然也有許多兜攬旅客的手裏拿着甚麼佛照樓名利棧平安旅館種種的名片。從船傍或是艙口鑽了上來。祇曉得高唱着他們的招牌。緊守住旅客的行李。却沒有絲毫廣告的手段。引人入勝來和敵家分一個勝

負。這也可算是商戰不高明的一種矣。

證據了。

我們上岸的目的是要看一看長崎是怎樣一個光景。却不是要嘗日本旅館的滋味。也不是要從長崎坐火車到東京去。因為日本旅館的滋味早晚是免不了的。我們的船票又是買到神戶。所以我便高聲向那班招待員說。我們不是上岸尋找旅館的。也不是從這裏搭火車上東邊去的。不要就誤你們的工夫。快往別的房間找主顧罷。他們聽了我的話。也不

阿勤沙爲瞿禮亞所攢。欲冒雨回家。行抵樓梯之側。見窗外大雨如注。簷漏。訇湧若瀑布。怯不敢出。乃拾級登三層樓。往訪樓上所寓之怪客。客啓戶。肅呵入。貌冷如冰。略領首。爲禮。阿視室中。陳設凌亂。無次。屋頂碎而漏雨。點續下。客若無覺。案上積書。殆數十冊。客每坐。卽埋首書中。若有所研苦。阿試與接談。客掩其書。取蘋果餉。阿客所語多含哲理。又雜以宗教家及天文學家言。不可盡解。阿第漫應之。雨稍止。遂告辭而出。

瓦古未有之大戰爭。今乃開始矣。奧太子被刺於塞爾維亞。塞奧開戰。德法繼之。法與德爲世仇。德人乃出大軍。假途比利時。猛攻法境。巴黎大震。法政府急遣師禦之。並張榜通衢。使人鳴笳鼓道中。召募後備。及國民兵。前敵警耗。一日數至。里巷聚談。悉言戰訊。報紙所載。

能再說，搔着頭紛紛跑往別的房艙去了。

諸君看到這裏，必定是要發生疑問了。既然不是要上岸尋找旅館居住，又不是從長崎搭火車上東邊去，爲甚麼我們一早就把各人的行李打點得清清楚楚呢？不錯，照着平常航海的規矩，倘若還沒有達到自家的目的地，是可以不必打點行李的。或許在中途的港口，隨意上岸玩耍，祇須關照房艙的給仕，有了他照料行李，旅客就大可放心往岸上去問俗。

尤詳且盡。瞿禮亞方少壯，以年齡論，本當入伍充兵役，顧瞿乃冒其母魯意沙國籍，自承爲西班牙人，當兵義務遂因之取銷。阿勤沙閱報紙，每見警耗，輒持以示瞿。瞿固枕袴子，比又嬌愛麥格萊，常日徵逐酒食，縱情聲色。國事雖極顛危，在彼視之，竟膜然無動於中。昔人云：兒女情長，英雄氣短。正瞿禮亞之謂矣。

越日，勞理雅忽接一匿名函，拆閱之，函中略云：尊夫人與瞿禮亞，每日薄暮，輒以圖畫室爲幽會之所。君置不問，豈自願作元緒公耶？勞讀已大怒，時值薄暮，麥格萊已他出，勞乃持函往瞿禮亞家。比至適遇瞿父馬錫羅勞，即出匿名信示之。馬閱已蹙額曰：事無左證，或許他人之構誣，此事關係兩家名譽，不宜輕信。勞曰：余意欲往圖畫室搜之，則事之信否，不難。水落石出，馬亦贊其議。兩人乃相偕出驅。

車往瞿禮亞所賃之圖畫室。

採風。開些眼界。恰巧這一次。這條倒霉的輪船。搭的旅客極多。而又男女不齊。對於分配房艙。一層煞費苦心。所以船上的事務員。一早就通告各旅客。說道船到了長崎。看看搭客的光景如何。還要將房艙從新的分配一次。因為有了這一段通告。所以我們便多了一次的行李忙。

我們幾個留學生。隨着別的旅客。搭了郵船公司的小火輪船。來到長崎稅關的碼頭。兩腿還沒有站立得定。

瞿冷然曰。此當問君。不當問我也。勞語塞乃環繞室中。比至火爐之側。警見有婦人手套一雙。遺於沙發之上。取而視之。確爲麥格萊之物。乃執以詰瞿。曰。此吾妻之手套。安得在此。瞿嘿然無以對。其時麥格萊正匿身帘後。聞手套爲其夫所見。大驚。欲絕不覺。失聲呼曰。噫。

開口說剛纔我聽見坐在我隔壁的商人說要到四海樓去吃中國菜。（中國菜就是日本人口中所說的支那料理）這四海樓到底是在那裏。性急的黃梨洲君插嘴說你這人問的倒也奇怪誰是長崎的地保呢。

吃大喝的先生被黃樣一句說話頂住了。（樣這一個字雖然是君或是先生的意思可是日本人用這樣字的範圍實在是來得太廣上面所說的御巡查樣已經是覺得稀奇還有

一勞理雅聞呼聲立卽奔至室隅猛揭其帘而麥格萊見麥知事已敗露玉容如土瑟縮無人狀於是勞理雅暴怒欲狂距躍反奔直撲瞿禮亞卽以手中之手套直摑其頰瞿亦羞怒握拳作勢欲與勞門麥格萊遙見之知兩人且以性命相搏一時駭極而暈嚶嚶

聲立仆於地

(六)

麥格萊既暈瞿禮亞立捨勞理雅趨往視麥勞亦斂手立不與麥搏一場惡鬥因之銷解瞿禮亞將麥抱起臥之榻上徐撫其胸附耳呼之少頃麥乃悠然甦掩面而哭勞理雅忿然至榻旁斥之曰賤婢無恥何以對我家素清白安能容汝我當與汝離婚送汝回娘家耳

麥聞言啜啜哭泣不置一辭勞理雅乃含怒而去

那妓女的藝者婢女的女中樣賣德軍之攻法也本擬長驅直入一鼓而下巴黎幸法境防軍誓死堅

菜小販八百屋樣浴堂刷背的三助  
樣甚而至於美貌女子的別嬪樣。好  
色漢的助倍樣。像這樣真可算得花  
樣翻新了。就立刻發腳鑽入稅關  
裏面的人叢中去。意欲尋找那個商  
人。問他一問。誰曉得那人早已去如  
黃鶴了。我們便轉過身來。站在稅關  
的門口。往外面路上觀看。早被幾個  
眼快的人力車夫看見了。（西洋人  
叫手車做 Rickshaw 或是 Jinric  
ksha。原來就是人力車的譯音。）急  
忙的跑上前來。向着我們鞠躬說。但

守德軍屢次猛撲。卒不得逞。顧德軍器械精良。戰術亦優。法軍終非  
其敵。幾經鏖戰。節節敗退。警耗傳來。巴黎大震。法政府更下緊急之  
命令。召募義勇軍。悉令出戰。一時愛國之士。紛往報名。投入軍隊。乃  
至婦人女子之屬。亦復勇氣百倍。日持國旗。行道中大聲演說。鼓勵  
士氣。當是時。勞理雅適與麥格萊絕烈。忿填膺。意不欲生。聞政府召  
義勇軍。欣然曰。此覓死之好機會也。乃親往報名。投入軍中。翌日即  
隨大軍出發。馳往前敵。臨行之時。軍士之家屬。扶老攜幼。送別道旁。  
夫離其妻父。別其子。嗚咽叮嚀。慘不忍聞。獨勞理雅之家。早已消  
滅於無形。慷慨從戎。無所戀念。旁觀者或以勞為洒脫。而不知其中  
心之苦痛。有甚於別妻離子者。萬萬也。

那樣。（但那就是檀家施主的意思。

日本自唐朝以後受了佛教重大的

影響。所以稱呼大人先生做但那。）

是不是要去吃支那料理。我們這裏

有一家叫做四海樓。是你們貴國人

開的。離此地不遠就請但那樣坐我

們的人力車去。衆人聽了這話大

喜。大吃大喝的先生裝腔作勢的拍

着黃樣的肩膀說道。怎麼樣了。你看

見長崎的地保沒有。我便笑着插嘴

道。這些不是長崎的地保。簡直是東

坐無聊因復登樓訪怪客取酒同飲縱論一切會瞿禮亞歸覓阿不得詢之侍者知在三層樓遂亦拾級而登入怪客之室阿勤沙爲紹介於客客肅之坐因共鬯譚客室有窗適臨通衢瞿禮亞當窗坐偶探首外望見街上軍隊出發絡續不絕軍士家屬之送別者擁擠當旁哭聲間作雜以笳歌左鄰有少婦其夫亦列名軍籍將赴前敵當出發時婦立樓頭遙望心淒如割忽然暈絕自樓上顛墜而下衆往視之體已僵矣凡此種種慘不忍睹瞿禮亞以手掩目不欲更觀乃與客縱談戰事客喟然曰此瓦古未有之大劫運突然降臨是亦天意非人力所能挽救也乃自書架上取聖經一冊指示兩人肅然曰天上有四魔神各跨一騎馳騁世界四神者一曰勝利一曰戰爭一曰饑荒一曰死亡神之所至劫運隨之今則四神並轡降臨歐洲戰事爆發遂成大劫兵火之後繼以飢饉萬民流離死亡繼魔神不

我們一同坐上了人力車。向着四海樓進發。那一位大吃大喝的先生。坐在車上。一路的催着車夫道。請你走快一點罷。酒錢我是不計較的。黃梨。

洲君笑着說。到底餓鬼道中的人物。

着實與別人不同。衆人聽了都笑不可仰。我獨自一人坐在車上。往前面看去。看見一路的地面上都是砂礫。這就是火山地帶的作用。所以遇着刮風。就沙塵飛揚。遇着下雨。便泥濘滿地。我記得從前在北京的時候。朋友們對我說。這北京的道路。晴天的時

去。刦運不復思之。可怕言之可歎。我輩生長此邦。又安知非刦運中人乎。客言已歛歛欲絕。卓然矗立。昂首仰視。瞿與阿嘿然無語。瞿禮亞探首窗外。注視天空烈日隱耀。凝雲黯澹。彷彿見四魔神各跨一騎。狀貌猙獰。揚鞭馳騁於雲霧之中也。

(七)

越日瞿禮亞方獨處麥格萊忽翩然至此。時麥已與勞理雅絕大歸母。行動自由。迥殊曩日。麥與瞿相愛如故。瞿欲娶麥為婦。顧懼為父母所斥責。不敢遽言。乃仍以圖畫室為晤敍之所。是日麥見瞿禮。別是以悲耳。瞿駭曰。此言何也。麥曰。我連日閱報。知我國與德人戰。屢屢敗。北勢甚危。急前敵健兒奮勇交綏。以致為鎗砲所擊傷損及肢體者。不可勝數。紅十字會醫院中有人滿之。患者護乏人。醫生頗。

候是一個香爐雨天的時候却是一個壘壘。因為北京是近傍着沙漠地帶所以就有這樣的現像。後來我看見日本許多的道路差不多也有香爐和壘壘的光景。不想北京城的這兩句成語在日本國內也是適用的。我再向着馬路的兩傍一看看見所有的鋪戶都是木造的房子而且建築得十分的矮小。除了三幾家旅館和料理屋（料理屋就是菜館）是有二三階（二階是二層樓三階是三層樓）之外其餘有樓的房屋就

爲焦急。曾電巴黎紅十字總會欲召募看護婦多人馳往前敵照料軍士我雖婦人亦法國國民之一份子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我濟婦女詎容坐視頃已約同女友數人投入紅十字會自願充當看護婦之職驅往前敵看護傷兵不特盡我濟國民之義務亦欲激勵前敵士卒使之安心殺賊我今晚即須啓程故來此與君握別耳瞿聞言急阻之曰看護之役勞瘁特甚卿固弱質何以堪此愚哉卿也國非卿一人之國何必若是麥聞言正色曰君言大背我意人或聞之必且譏君無志君知我故夫已從戎乎曰知之曰我故夫真愛國英雄也吾曩與彼絕今乃悔之矣瞿曰我非不愛國特戀卿故耳麥毅然曰君實法人我固知之君少壯宜爲國盡力若以戀我故置祖國於不問則我爲國家之罪人矣我行已決君勿阻我卽君亦宜自爲計勉旃瞿禮亞我行矣容再相見瞿見麥意已決亦不復阻但擦而吻

着實不多見了。像這樣的光景。不但

長崎是如此。大概日本的城市都是如此。這是什麼緣故呢。第一就是地理上的關係。因為日本是一個火山地帶的國土。地震這一會事。就如同我們中國南部海岸的大風一般。是一件司空見慣的事。所以日本人蓋造房子。就不敢過高。恐怕蓋高了一遇地震。就容易倒塌。第二的原因。就是禮制的關係。日本古代。御門不過八尺。（御門就是宮門。）既然御門不過八尺。那麼百姓們房屋的矮小。

之者。再。麥。遂。與。瞿。握。別。含。淚。而。去。

翌日瞿禮亞回家見其妹紫芝方與未婚夫紀諾甫泣別蓋紀亦投身義勇軍立待出發矣頃之馬錫羅自外歸語其家人曰今日消息甚惡我軍節節敗退德軍進逼已及前村前村遼闊無險可守此間距火綫近恐遭殃及家人聞警相視失色馬乃命瞿禮亞伴其母及妹收拾細軟避往巴黎藏匿隨者聽其不願者卽給資遣歸瞿禮亞趣其父偕行馬邑邑曰我頻年所購古玩價值鉅萬悉貯堡中今當避難勢不能運往巴黎我意德軍能否到此尙屬疑問我若遽捨之而去古物散失甯不可惜今汝輩宜先行我則留此事急則我亦奔巴黎矣魯意沙曰古玩與身體二者孰重萬一德軍掩至不能脫身君將柰何馬曰我已隸西班牙籍爲中立國人德軍縱至當亦無如余何瞿禮亞曰德軍極蠻橫無理可喻彼對於中立國人亦加苛

也就無可如何了。第三。這是我所想像的原因。因為日本人長的不高。倘若將房屋蓋高了。兩相比較。這不是

來得太不好看嗎。所以有了這幾種原因。日本的房屋。因此就矮小了。

四海樓。是甯波人開的中國菜館。主人看見我們是同國人。就特別的殷勤招待。我們因為肚子裏面空了。所以就發了急。胡亂的點上了幾樣菜。大吃大喝一回。菜式雖然比不上在中國的好吃。可是比較在美國的雜碎。便見得他高明多了。

瞿禮亞等去而惡耗復紛至。前村失守。法敗軍陸續退走。避入村中。村人知砲火日迫。此地將爲戰場。紛紛扶老攜幼向巴黎而逃。擁擠如潮。哭聲震地。頃之德軍前哨已抵村外。三五探馬入村窺視。村中殘卒咸伏於民屋之上。據高臨下。開鎗轟擊。德探中鎗紛墜馬下。其勤招待。我們因為肚子裏面空了。所以就發了急。胡亂的點上了幾樣菜。霧迷漫火光。四起房屋被轟而倒。牆壁傾圮。相應不絕。村中殘卒及鄉民之未避去者。多斃於炮火之下。血肉橫飛。屍骸枕藉。馬錫羅啓戶出視。見左右鄰屋悉被砲燬。一小婦斃於道中。懷抱小孩。孩尙悲啼。向母索乳。淒慘之狀目不忍睹。正瞭望間。一彈飛來自馬之身旁。

長崎是日本和歐洲人通商最早的城市。三百年前荷蘭人航海經由南洋羣島來到日本要求通商的時候。

掠過。炸裂。於。十。餘。武。外。馬。大。駭。急。逃。入。堡。中。閉。戶。不。出。一。句。鐘。後。炮聲。忽。寂。則。德。軍。已。振。旅。入。村。中。矣。

### (八)

當時的幕府大將軍墨守先人排外的遺訓。一意拒絕。後來經過許多的交涉。方纔允許荷蘭人在長崎一埠通商。其餘口岸仍然一律在禁止之列。在那時候葡萄牙人也來到我們中國的澳門。我中國也何嘗不是祇許那些碧眼兒在澳門通商。可惜到了今日。我中國的澳門還是葡萄牙人的 Macao。而所謂殖民地。租借地。

德軍既入村。欲覓一巨處爲司令部。顧村中房屋。強半爲炮火所轟。燬。推。馬。錫。羅。所。居。之。古。堡。以。建。築。之。堅。固。巍。然。獨。存。德。軍。司。令。官。遙見。之。卽。指。揮。軍。士。往。叩。古。堡。之。門。時。馬。錫。羅。與。其。老。僕。等。正。蟠。伏。室中。忽。聞。啄。剝。聲。甚。厲。知。德。軍。已。至。相。顧。失。色。馬。恐。觸。德。人。之。怒。怠。與。老。僕。奔。出。啓。門。門。關。德。司。令。率。其。軍。士。一。擁。入。室。馬。錫。羅。恐。被。殺。害。卑。躬。下。氣。接。待。甚。恭。德。人。趾。高。氣。揚。視。若。無。睹。頃。之。德。將。入。會。客。室。愛。其。寬。大。欲。據。以。爲。治。事。之。所。室。中。陳。設。甚。多。類。皆。馬。錫。羅。心。愛。之。

租界通商口岸早已布滿了中國。至於日本現在的長崎口岸，荷蘭人的影子却一個也不看見了。

情場瑣話

抱粹

男女用情首貴用得其正，當其相識之始，務以嚴密之眼光互察品格及性情，果能適如吾意而後予以愛情。於是一往情深百撓不屈，此所謂情之聖者也。

女子之淚爲灑溉情苗最佳之肥料。

受傷仆地，痛極不能興，匍匐良久，始得起立。時德將已於堂上設臨時法庭，俘虜羣羣驅入審訊，每訊畢輒牽至庭中，以鎗擊斃。一時哀號畢命者凡四五十人。馬錫羅見之心胆俱裂，掩面不欲更觀。已而堂上叱馬等四人上詰其姓氏，履歷。馬自陳爲西班牙人，僑寓於此。德人信之，遂釋馬弗殺。命仍留屋中，不得擅自出外。又飭老僕等三人入廚下作羹湯，預備是晚慶功之宴。審判已畢，諸德將離座，四散。或入臥室，據床酣睡；或赴餐室，索酒暢飲。軍士亦盤踞各室，飲酒笑譚，醉則互相搏鬥，或將室中之物一一擊毀，歡笑之聲，達於屋外。馬錫羅不子出，環視各室，見一切心愛之陳設，蕩然無存。其珠玉寶石，稍值價者，則均入軍士橐中。不可復見。悲忿填膺，喟然欲哭。已而乃拾級登樓，欲往臥室，少憇，剛至樓梯之頸，忽遇一少年之德將。德將歸視之，忽拍其肩曰：「汝名馬錫羅耶？」馬曰：「然。」德將曰：「然則汝係我之。」

北邙死別南浦生離是天地間有情男女兩大傷心事

意中人於夢裏見之最爲親切有味情絲佈滿空氣萬千男女不怕束縛偏向空氣中搜求

女子心目中不患貧窮而患無愛之

者

男女分離久情愛愈篤可以算學上之反比例證之

多淚之女子腦海中必多幻象有真愛情者當於患難時始見女子至嫁之時代恆起一種異感不

娘丈矣我名烏托我父則名楷爾也別來數年娘丈尙識我否馬驚且喜曰將軍乃我姨甥耶微甥言我幾不識甥今甥來大佳我家且爲軍士所毀甥爲軍統宜加以禁止烏托正色曰汝家各物業爲吾軍之戰利品毀之取之悉在軍士我安能禁止馬哀之曰甥爲軍官甯不能約束其部下我妻與汝母同胞姊妹論戚誼固甚親近甥宜念戚誼保護我家烏托毅然曰戚誼私也國事公也我日耳曼軍人不能以私廢公正爭執間忽見一德將指揮軍士將馬所最愛之金質落盆搬運下樓馬見而大戚忿不欲生乃挺身直前阻之不得行不意烏托在側勃然大怒突揮一拳擊馬之胸前馬立仆暈絕於地烏托乃指揮軍士昇金質之落盆下樓而去

麥格萊別瞿禮亞後即偕其同志女友馳赴前敵之紅十字醫院加入看護隊照料傷兵其時麥之故夫勞理雅因奮勇殺敵爲炮火所

情場瑣話

自知是甘是苦

枕邊訓語恆勝於師長之教誨

愛情有似甘蜜自生命中取其苦汁

女子有品貌雙絕者恆不得善終

最苦者情人離別之吻也而最甘美者亦此一吻而已

吳靈園先生所輯『西湖』內容甚佳插圖亦復精美頃承新民圖書館惠贈一冊特此

兒女英雄

六〇

擊傷兩目盡盲入院醫治麥不意於院中遇勞中心淒惻悲感交集

嗣知勞以力戰受傷業成廢人愛敬之心油然而生深悔曩日不應

遞瞿禮亞與彼決絕使彼飽嘗情場之慘痛於是麥乃請於醫院

長自願專侍勞理雅藉以補過時勞理雅已盲初不知侍其側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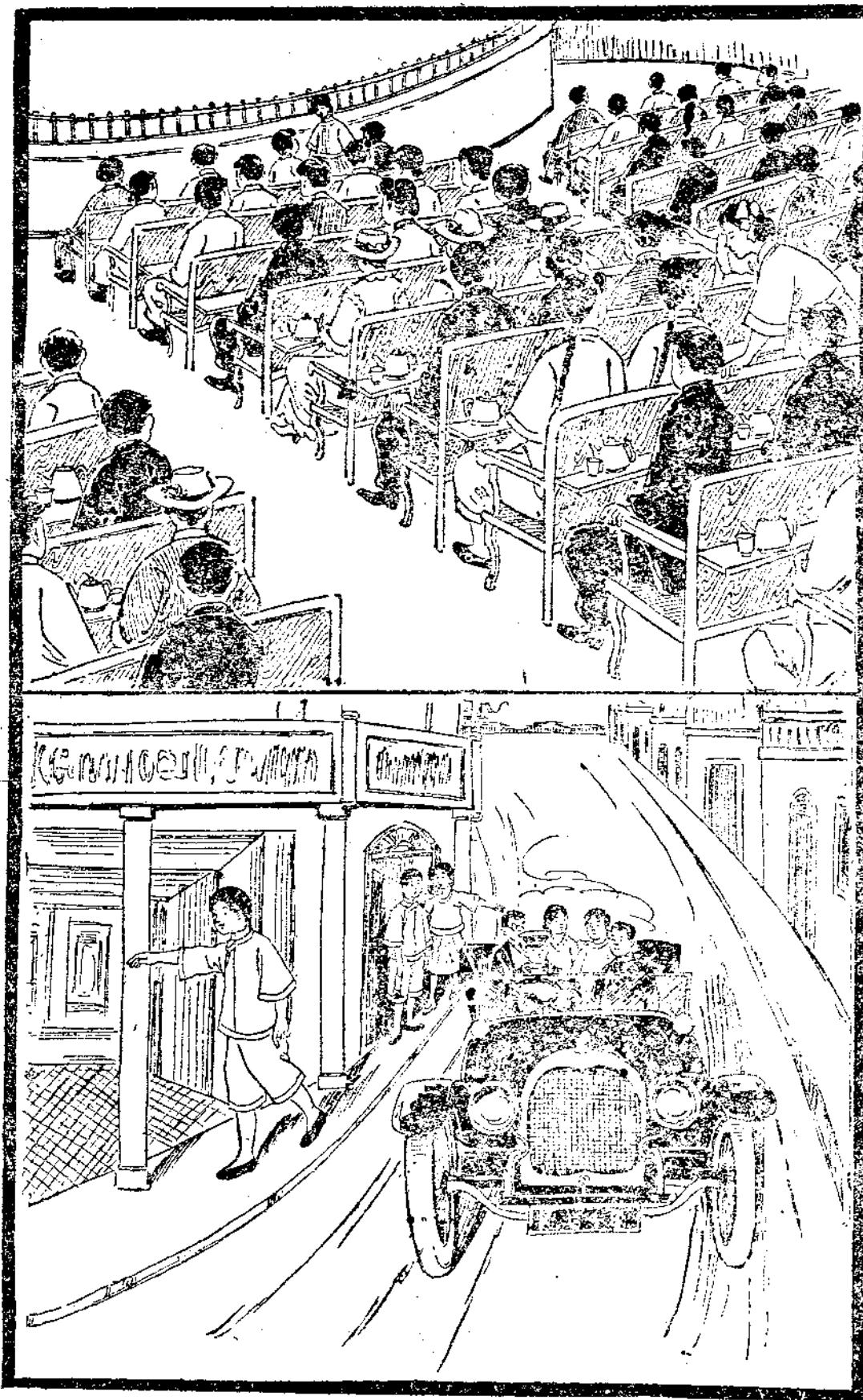
爲何人但覺彼看護之婦慈祥溫柔供應周至遠非平日看護者可

比心甚異之乃時時問麥格萊曰密司何人何爲愛余若此余殊不解麥黯然曰君可弗問後自知之勞累以爲詢麥堅不肯言日勞坐四輪椅中麥自後推之環繞於醫院後草地之上忽侍者入云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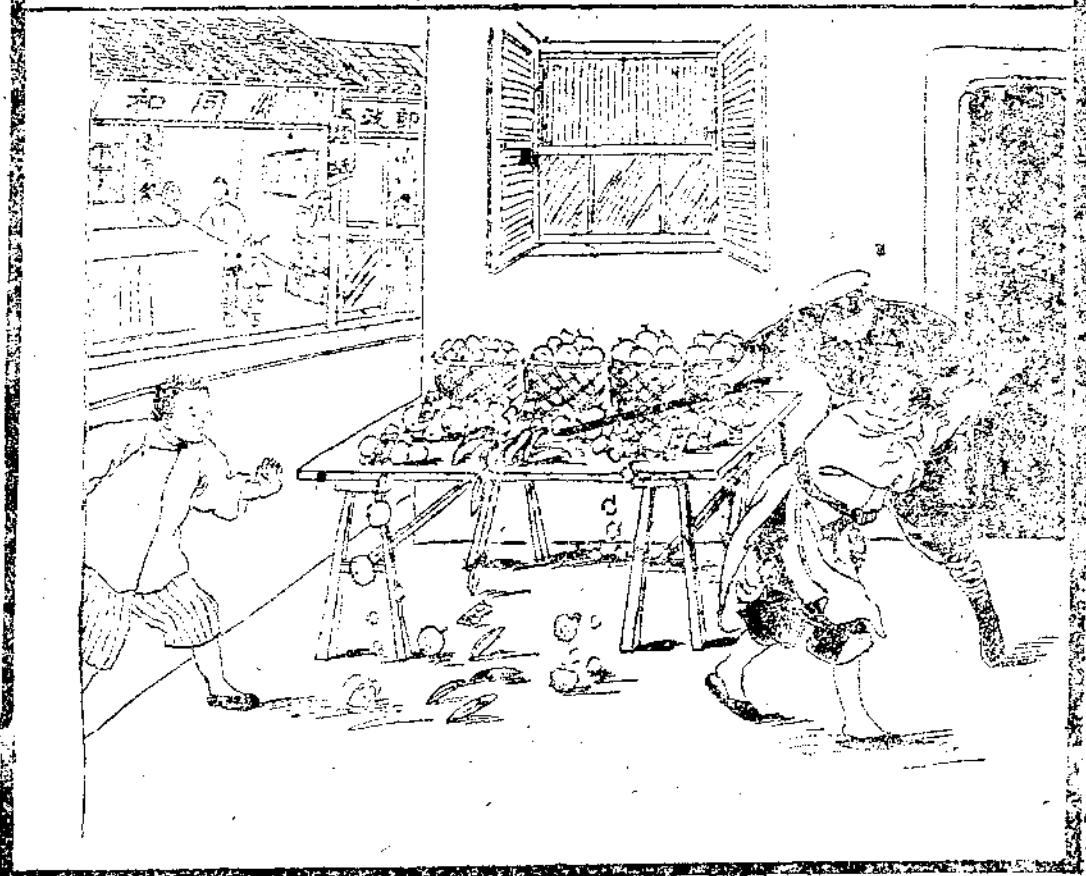
少年客求見麥乃置勞於樹陰趨往見客比相見不覺大訝客非他人乃瞿禮亞也

(下期刊完)

第十四回 出主見癡婢饒舌 做生意窮漢寒心



第十四回 出主見燒鵝饒舌 做生意窮漢寒心



# 新歇浦潮

海上說夢人著

## 第十四回 出主見癡婢饒舌 做生意窮漢寒心

原來張大小姐素來也不喜歡湊這種文明熱鬧。他生平最愛的便是看戲又麻雀。捨此之外有位少爺們陪他玩玩却也未嘗不愛。今番實爲他妹子二小姐邀他前往。說還有許多出洋學生也參與盛會。大小姐常聽他妹子講出洋學生的許多好處。也和他們談論唱戲的一般高興。想趁此盛會看看這班出洋學生究竟好處在那裏。好在這幾天沒人邀他去。少雄也有多天不曾來了。他搭架子。自己也不願意遷就他前往找尋。閑在家中未免乏味。借此也可助助興致。入場券有妹子給他留着。自己便帶了才寶使女同去。講這才寶雖然是個丫頭。

但在張公館中。素有丫王之目。小姐穿舊的衣衫鞋襪。不用了。上好的由他挑選。所以打扮起來。中等人家的閨秀。簡直望塵莫及。今兒大小姐。因慵於梳粧的緣故。祇梳一條辮子。用五色絲線。繫成二寸餘闊的把根單叉褲子。宛然一個女孩兒家彷彿才寶。也是一般裝束。若非替他小姐。拎着個銀線袋。教人還錯認是兩姊妹呢。這幾天少雄不來。大小姐也沒汽車坐。雖然他自己有部馬車。在大小姐之意却以爲不合時宜的了。不得坐着馬車給熟人見了。坍台得很。轉不如坐黃包車的舒服。所以他王婢兩個。合坐着一部黃包車。往議事廳來看跳舞會。舊世界中人。出門免不得挨挨摸摸。有許多的耽擱。不比得新派人物。說走就走。他們到會的時候。跳舞程序上。早已過半。而且坐位也排滿了。大小姐進了門。站定身軀。眼光注重中間跳舞的一班人。原來是華洋女學全體舞蹈。以大小姐外行人眼光看來。不過蹺蹺脚。擺擺手。轉幾個軟腰。和電影中印度王宮內一班舞女的。

行動差不多。不由恍然大悟。心想從前我很奇怪他們在新法學堂中讀書的兼習跳舞有什麼用處。原來是預備將來進供給印度王帝看呢。那時招待的已替他們覓着兩個座頭。請他們過去坐了。場上這一次舞蹈告終。樂聲頓止。那拍掌的聲音却如雷而起。這班跳舞女郎都春風滿面的散下來。各有各的熟人招呼。講話。二小姐也看見他姊姊在座走過來招呼。大小姐看他頭髮上束一道孫行者。緊箍兒似的水鑽箍。白衣裙。短短袖管露出藕也似的兩灣嫩臂。裙齊至膝。穿着白絲襪。白皮鞋。彷彿初喪中送殯的差不多。皮膚白的人。經這般裝束。逾加襯出美麗來了。大小姐看着他妹子。不由暗暗喝彩。想人言GG比他更美。大約今日也在這裏不知打扮下來。究竟怎樣。因問妹妹那一個是GG。二小姐遙指那一個說。過去二十幾排座位。同一個穿墨綠色裙襪女郎。講話的就是他了。大小姐眼光隨着他手指過去。果見這GG明眸皓齒。脩短適中。也和二小姐一般。

打扮。然而巧笑流盼說話時的姿勢也別有動人之處。不似他妹子般呆板暗說。怪道姓俞的認得了他和我妹子疏遠平心而論我妹子本來敵他不上呢。又看那綠衣女郎也妖冶萬狀旁邊還陪着個衣服麗都的男子正面向着GG所以。他這裏祇能見他的背形。大小姐萬不料這男子就是他情人周少雄自己也夢想不到他也到此間來赴會還以爲必係那綠衣女郎的丈夫。女貌不弱郎顏也。一定可人的故而眼光也如行雲流水倏忽飄過縱觀四座除外國人之外盡都是新派人物男的大概西裝女的也是些不中不西的裝束像自己這般純乎中國派的可祇有他芝婢兩個大小姐雖然放蕩形骸至此也不免有些自慚形穢。起來一會兒樂聲又起乃是男女共舞這一回却不限華洋女塾學生來賓也有加入者GG已陪着個長身玉立的少年一手挽着他香肩一手握着他玉掌迎聲合拍的舞蹈起來大小姐看那綠衣女郎倒不曾入場共舞這時候GG已走

到大小姐一面少雄的眼光自然也跟着過來他雖然心有專注目無餘子但大小姐看那綠衣女郎的時候豈有不瞧見他正面之理起初大小姐還以爲自己眼花教才寶看看也說正是周家少爺絲毫不錯大小姐聽了不由醋氣冲天當其時他心中雖然惹氣却還不敢輕舉妄動因爲自己不認識那綠衣女郎是誰恐係少雄的親戚故舊冒失了豈不惹人笑話然而看書諸公大約沒一個不曉得他就是TT女士了惜乎那時候沒人告訴他一句也可免得張大小姐心中納悶此時他無法可施祇能眼看着少雄和那女子帶說帶笑的在那裏其樂無比他這裏滿座酸風一頭醋雨氣得他臉都青了連累才寶也陪着他生出許多隔壁氣口中還嘮嘮叨叨說什麼周少爺大大的不該他難道沒看見我們嗎就使今兒陪他少奶奶坐着看見朋友也應該過來招呼一句教人心裏也氣得過去況且還不知究竟是個什麼路道呢這幾句話大小姐聽了更平添一肚子

的怨火自覺再也忍耐不住了。祇可硬一硬頭皮命才寶過去喚他到這裏來說我有話同他講不可多言多語。才寶如得了將軍令一般答應一聲昂然大步穿過了幾排座位到少雄跟前叫他周少爺我家小姐喚你有話少雄一見才寶倒不由怔了一怔說你怎的到這兒來小姐現在那裏才寶手指指那邊說小姐不是看着你嗎少雄此時方看見張大小姐怒容滿面的望着他這一急非同小可他也萬不料大小姐到此尋他自己現伴着愛珊在座料他早已看見他的醋心最重此事如何得了再看愛珊見他和才寶講話也兩眼目不轉瞬的向他望着不由他左右爲難想現在大小姐命才寶喚我我若過去了愛珊不免生氣倘不過去大小姐怎肯答應沒奈何只得取權宜之計向愛珊附耳說那邊有個親戚我過去一會就來然後隨着才寶同到大小姐這邊他已摸熟了大小姐的脾氣不等他開口先拍幾下馬屁說你這幾天身子可好我很記挂你想來望你又被

老的管着不許我出來。今兒若非我表姊親自到我家來接我看跳舞會，只恐也不得出門呢。前幾天我偷空出來找你回回，你都是出去了。今兒怎巧你也到此來看跳舞，真是倖遇。只恨我眼睛太鈍，若非才寶過來喚我，我還沒曉得你。在這裏呢。他這篇話可算得對症下藥。大小姐素來就最吃這馬屁。工被少雄一陣子拍不由心花朵朵開了。適間一肚皮醋氣頓時消滅無形。滿心以爲那綠衣女子就是他的表姊。幸虧不曾冒失。幾乎錯怪好人。當時也沒得什麼話說。祇約他明日到公館中來晚餚。少雄說又恐明兒我父親不肯放我出來。且待幾時。得了機會再上你那裏來罷。這倒不是少雄不肯領大小姐的情實。爲自己和愛珊早有成約之故。幸虧此時大小姐和少雄愛情已淡。不比當初要什麼違拗。不得此時雖然醋心宛在。也爲目覩難堪的緣故。至於來不來却倒未嘗不可隨隨便便呢。少雄坐了一會。看見愛珊在彼向他招手示意。假意對大小姐說才寶立着不方。

便。我讓他坐罷。橫豎我那邊有著座位呢。大小姐也不留他。少雄到愛珊這邊。免不得又有一番鎗花。我且休得細寫。免被看書諸公錯疑我是說慌大王呢。這天散會甚早。二小姐約他姊姊一同回家。他姊妹倆在議事廳門口等候才寶雇車的時候。大小姐瞥見少雄和那綠衣女子。以及GG。還有另外一個西裝少年。四個人一同上了桂林的汽車。少雄回頭看見張氏姊姊。笑對他們點一點頭。汽車也嗚嗚响的去了。女人們氣量都是狹的。大小姐看見少雄汽車送別人不送自己。未免有些着惱。問他妹子可認得和周少爺同走的是些什麼人。二小姐說一個便是GG。大小姐道。這是我知道的二小姐道。還有那綠衣裳的名喚TT。也是GG。一流人物。名譽比他更劣。外間相識的男人。不知凡幾。未知姓周的怎地。同他一起。另外一個面朝後坐的男人叫做小孫。就是GG的未婚夫。據說GG乃是養媳。他婆婆本預備給小孫之弟做老婆的。不知怎的被小孫看中意了。强

向他母親要求硬把弟媳奪做老婆現在竟得如願這是傳聞之言不知是不是。實在呢大小姐聽了如夢初覺方知少雄適間告訴他的都是些鬼話不由醋火復燃當着妹子面前也不便說什麼氣話祇可惱在心上回轉家中同才寶一商議正好比發火的遇着小扇子愈搧愈旺據才寶之意說周少爺一定與T T姘上了只是我替小姐有些可惜大小姐問可惜什麼才寶道從前周少爺和小姐初要好的時候不是他家老太爺有一回大發雷霆將他鎖在房間中後來他跳窗逃走周老太爺知他在此着人來尋了他回去之後極應該嚴加管束爲何倒反放鬆他盡他日夜的到我們這裏來並沒一句說話這是什麼緣故你知道不知道大小姐被他出這一個問題倒弄得回答不出說話照你看來究爲着什麼意思呢才寶道這就是周老太爺眼光過人之處他曉得這裏小姐相好不是在別處放蕩究竟這裏也是大大的公館小姐乃是千金之體非同小可和他家少

爺門當戶對半斤配八兩料不致有甚差池他老人家心中許可了因此纔許他少爺到這裏來不加禁止現在周少雄三心兩意用情不專又去結識了TT據二小姐說TT乃是有名的蕩婦只恐他周少爺在那裏惹出了什麼亂子他家老太爺却還當他少爺同這裏小姐相好着所以放心大胆的不管束他日後出了事你小姐好處輪不着冤枉却一輩子受不了呢教人怎不替你可惜大小姐聽了一股火打從他頂門上直鑽出來彷彿當真是代人受了過的模樣一時急得銀牙咬碎雙足亂頓痛罵少雄不良TT無恥你們陶情作樂不該連累別人現在事已至此如何是好教才寶想想法子才寶肚中能有多少主見然而世界上越是一竅不通的人越喜歡賣弄才能早被孔老夫子愚而好自用一語道破千古自作聰明人的隱病此時才寶聽大小姐委他參謀當就搜索枯腸想出了一條主意說小姐若要脫卸千係非得到周老太爺跟前自己撇清不可大小姐

問他怎樣的撤清法。況且周老太爺素未見過，豈不難以爲情才寶說。你既然被周老太爺曉得的了，還要怕什麼？難爲情。自古醜媳婦尚且要見公婆，何況你生得這般美貌大小姐，罵他放屁才寶帶笑說：「你見了周老太爺也不必多說什麼，只消告訴他從某日起他少爺已不到我們這兒來了。現在查得他同着有名的蕩婦TT日夜伴在一起，這TT外遇甚多，日後倘有和別人爭風打架在外間鬧出事來，可與我們無干。先此聲明，免得後論。」這幾句話可不是很冠冕堂皇的嗎？說過之後，看他怎樣回話。倘他仍舊要想把少爺喚回家來，再到我們這兒，你那時架子倒不能不搭除。非教他們明媒正娶的議婚，捨此以外，休得答應。因爲這是一勞永逸之計。婚姻定局，而後在外再遇見周少爺，有什麼歪歪斜斜之處？你就可以出場干涉了。這一篇話，張大小姐固然聽得進，但一時還決不定主意。說且待明兒再講罷，隔了一宿，次日張公館中忽來了一位不速之客，乃是大小

姐的要好姊妹李少奶奶。原來就是李繼宗的夫人。據他自言。因昨晚和他丈夫爭了幾句。所以今兒到他這裏來暫住的。大小姐頗覺納罕。心想他既同丈夫鬥氣。應該跑回娘家爲何却投到我客客氣氣的小姊妹處來呢。其實乃是大小姐不明李少奶奶內容的緣故。他同丈夫生氣就爲娘家而起。這件事不免要請閱者諸公。重新翻看第一回。便知李少奶奶娘家姓黃。自從他出閣而後。他老子黃友富倒賬關店。貧無立錐。因此少奶奶十二分瞧娘家不起。以爲有此窮親眷。未免壞了他夫家的台。故而那一次友富上他女兒這裏借錢。少奶奶連面都沒肯同他相見。倒反是繼宗私下送了他丈人五十元鈔票。後來被少奶奶知道了。幾乎同丈夫淘氣。這些事。友富可不曾知道。他見女婿出手頗鬆。還以爲內得女兒贊助之力。心中歡喜不盡。得資回家。第一樁要緊的就是支派他兒子立羣的學費。免得再吃先生打了。以外。羅半擔米贖幾塊錢。當頭還有好幾十元。多着友富。

便想拿他做做小本買賣。博蠅頭微利能可飄得夠衣食也不必再去仰面求人。自取恥辱了他用意未嘗不是無奈做慣大老板的人一旦要他自爲小本經營這可比請箍桶司務造屋更其煩難了。況且友富連頭搭腦祇得三十幾塊洋錢開店固然不夠挑擔他又沒這般氣力擺攤呢。各樣生意他都不會做過不知做了那一樣。好看看衙門口有所水菓攤生涯倒還不劣。他也見獵心喜到小東門販了十餘元生梨香蕉蘋菓紫胡桃之類和那老攤望衡對宇的擺起水菓攤來。第一天因爲新張特別廉價之故生涯頗好。到夜結賬因存貨尙多算不出賺錢蝕本。然而這一天可憐友富連吃飯拉屎的工夫都沒有並非生意忙不開却因他一個人管著攤老婆在家不免要淘米燒菜洗衣裳沒工夫出來幫他。這裏弄內弄外的頑童劣孩甚多欺他。生手偶一轉背便有人偷他的東西到了別人手中。雖然眼看他吃着明知是自己這裏來偷去的却也沒法兒可以擺佈呢。因此

他雖然上飢下急也祇能挨到他老婆來接他的班方得跑開片刻去裝糧出貨晚間收攤夫妻倆一下子損不完教他兒子留守着纔得從容收市次日再擺出去第一票生意就是兩個巡警來查他照會原來近日警局新章各項地攤都要納捐照會友富那懂這種規矩本來內地警政最為疎忽擺攤的照會有無巡警那有工夫前來過問此番並非警察先生認真却是那老水菓攤的老板挑了他的眼因他昨兒被友富搶了他不少生意未免同行嫉妬當天攏掇了一班劣孩去偷他的水菓猶覺未能暢意這天忽想起此人生手生腳料想沒捐攤照倒可撤他一個爛污呢所以私下告訴巡警來查友富的照會這來果被他一悶棍打在當頭友富回報不出免不得連人連貨被他們帶入警局罰了兩塊大洋還捐却一元照會工夫耽擱下來這一天生意也做不成了可憐他那些水菓都是鮮貨怎禁得耽擱兩天兼之搬來搬去磕撞之處早已起了爛斑第三天再擺出去

觀瞻既不如人。一班主顧自然也都照顧老撾。他這裏整天沒做得多少生意。積壓下來霉的爛的更多了。友富陳貨不會賣完。新貨也不敢再添。豈知貨比貨氣殺。貨買主見他這裏東西揀不出益發無人過問。於是乎友富所有的許多水菓也祇可自家受用。立羣小孩兒口嚙生冷東西吃多了忽然肚瀉起來求醫服藥。又花費了兩元光景。這一回友富做生意蝕本五六元冤枉錢又賠却五元夫妻兩個交相抱怨以後罰咒也不做這種倒煤生意了還是坐在家裏吃一禮拜工夫也用不到十多塊錢呢。自此以後他們做生意之念也就無形打消。但區區二十餘番能夠他們幾時應用。雖然他女的王氏還做些女紅不比坐吃然而十個指頭養三張口。倘若成天的不做雜務或者勉強得過無奈他一份人家有老有小待他家務辦完了再理活計可就微細得很。所以數月下來他家又呈枯竭之象。友富羅掘無方。憂形於色。夫妻倆一商議。覺女婿那裏前遭既未留難。這番似

乎未嘗不可再往王氏怕見女兒不願前去友富責無旁貸祇可再走一遭李少奶奶聞知父親又來氣得他幾乎發昏教娘姨下去回報他少爺少奶奶都出去了繼宗慌忙止住說他也老遠奔來又不比住在近段少說說電車錢也得花費百十文何苦作弄他奔來奔去既然來了就下去見見何妨少奶奶怒道你知道什麼他來了有甚好事自然又要想別人洋錢我那天教你買金鑄鑽鈕頭你回报我沒錢難道貼給他們窮鬼你倒有錢了繼宗笑說焉知他不是來望親眷的你怎曉得他一定爲著借錢而來呢就使借錢有沒有也得給個回報一輩子避不見面終非了局你不下樓仍舊我自去見他就是了少奶奶聽他這般說也就不留難了祇可囑他不可借錢給老的我知道了可不能答應繼宗諾諾連聲的下來不知這一番翁婿相見作何言語以致少奶奶氣憤出走且待下回分解

## 投稿簡章

- 一本雜誌除長篇外其餘短篇小說及各種小品文字一律歡迎投稿
- 一小品文字以滑稽有味者爲合格
- 一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
- 一來稿一經刊出著作權即歸本社所有
- 一酬資由本社酌定每逢陽曆月底結算憑簽字單向會計部支取
- 一却酬者請於稿末註明揭載後酌贈本期雜誌一冊或數冊
- 一來稿無論登否概不發還惟附有郵費及掛號費者不登當於一個月內奉璧
- 一投稿者請逕寄上海閘北寶山路西虬江路世界書局紅雜誌編輯部收
- 一抄襲家幸勿惠顧

The Scarlet Magazine.

Published By The World Book Co; Ltd Shanghai.

編輯主任	嚴獨
理事編輯	施濟
發行者	世界書局
印刷所	上海四界馬路紅屋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界馬路紅屋局
分發行所	上海四界馬路紅屋局
漢口	上海四界馬路紅屋局
北京	上海四界馬路紅屋局
天津	上海四界馬路紅屋局
廣州	上海四界馬路紅屋局
長沙	上海四界馬路紅屋局

版權所有不准轉載

△價目▼

全年	半 年	零 購	每 冊	△ 價
五十册	廿五册	實售一元	實售一角	每册郵費
實售四元	二角	日本一分		
外國四分	日本三分			

# 現收買舊書

本局現擬收買大批舊書海內藏書家如願割愛者無論宋槧元明刊不拘何種一律歡迎惟斷編殘簡概不收受茲訂辦法如下

(一) 如蒙割愛先將書名版式冊數及何代刊本需價若干詳細示明或將第一冊寄來作樣

(二) 樣書請寄(上海四馬路紅屋世界書局總經理收)  
無論單本成部均須掛號郵寄如未經掛號因而遺失者恕不負責

(三) 樣書寄到隨閱隨覆如合用者通函議價如不合用仍行掛號寄還

(四) 來函須將通信地址詳細署明

世界書局股份有限公司藏書樓謹啓